竹軒集

乾

竹軒集序

今之談文者必稱北軒金公以爲近世大家公以布衣積困於世非嶺海則犴狴怨家仇人殆半一世而至於文章則莫不誦傳焉公之第四弟竹軒公自少時好爲文辭以北軒公爲師法及登第人皆曰金氏又出一館閣材公於詩文不雕琢以爲工不模擬以爲古踔厲風發雖長篇巨什肆筆疾書而不失作者規度盖公生於文忠公之門目濡耳染講磨於兄弟者皆本於忠義故其文之發於性情形於議論以至嬉笑怒罵無往而非是道也凡於倫常名義 國家

世道汚隆消長之際感憤激昂磊磊然烈烈然望之有不可掩之光氣卽之有不可犯之鋒鍔余讀其朴休文哀辭辭旨慷慨令人竦然起敬其祭北軒公及仲父竹泉公文撫時悲運涕泣誓心唯恐或墜傳家遺訓與庸夫俗人苟然無志氣者同歸瀝肝膽而質鬼神反復不已逮夫辛壬之禍與建策諸公捨生取義扶 宗社一髮之危公於是乎果不負其心矣公之所著述甚少嗣子新溪君合爲二卷要余一言弁其卷噫公詩文奚必多乎哉其一字一句皆出於忠義後之觀者不待考論其被禍時事庶幾知公

之余爲公而掩卷而悲之曰文忠公有孫而其文
能善學北軒公云爾則斯可以傳之矣公即余之內
從兄而屈年輩與之周旋於翰墨間今以白首餘生
旣銘公墓又序公文九原有知其能當其意否乎
崇禎三庚辰仲秋上澣延安李天輔序

竹所集目錄

卷之一 詩

卷之二　文

卷之三 文

卷之四 文

竹軒集卷之一

詩

敬次先集韻答上伯氏

依依昨歲別我淚尚漣如囹圄全生後遐荒受譴初天寒呌鴻鴈海濶偃蛟魚寂寞連床約蕭條隔月書

其二

昨得瀛洲信千金却不如風波悸魂日黴墨脫身初衆口邪成虎餘灾免及魚至寃終自暴何待上爰書

其三

重溟兩世謫情境古誰如宿歲承顏地餘生撫跡初

光陰悲隙駟風雨泣枯魚不盡終天痛那堪讀舊書

其四

嶺海今三黜吾兄處晏如文章應有暇髭髮想逾初
落日休吟鵩千秋哂葬魚囚山便閒曠一室但詩書

其五

誰道乾坤大吾行迷所如即知人事極空羨我生初
處棘憐祥鳳吞舟畏巨魚窮愁難撥棄剩有八篇書

其六

蒼天惟可信吾道問何如髮白終安命心丹肯攺初
敢思伸尺蠖難望活窮魚夕死應無憾須甘服聖書

其七

別離人或有憂畏我無如危喘存餘幾枯形覺變初
聞弦虛墜鳥投網動驚魚此意憑誰訴詩成未敢書

趙奉事匡漢輓

重峰大節炳乾坤千古倫彝賴不昏刼火何曾燒正
氣流風今復見賢孫一官豈係身榮辱孤節終嫌世
濁渾尚憶前秋論宴事滿腔忠悃貢天閽

其二

尤翁丈席久周旋頭白侯芭獨守玄平陸幾看波浪
起大冬方識竹松堅世間倒戟嗟今日泉下摳衣宛

昔年回首萬阡雲慘憺餘生只幸抱遺編

水明樓口占

層城南出野雲浮峽坼危樓聳水頭不盡江風吹作
雨何來山氣爽如秋百年世事看潮汐永夜高懷望
斗牛樵唱漁歌俱勝趣登臨聊復寫千愁

抽弇州韻與沈友聖韶鳳儀共賦

經歲柴門懶不閑陰晴幾度長庭苔沉痾正待秋風
起漫輿還隨暮雨來立馬野雲霑薄袂登樓岳色映
深杯浮生自笑無清債明日重城意却催

水明樓遇聞韶沈生於其歸詩以贐之沈盖學

地理者

玄微一理在坤輿問爾何年識緒餘脚底欲窮箕子地案頭長校郭生書龍洲夜雨鳴孤榻鳥道秋雲濕獘裾嘶馬眠牛邪復得去來徒覺鬢毛疎

呼韻

西風散積雨簾捲盡秋山日隱蟬聲外天長鳥度間詩篇存舊習碁局送餘閒輕浪生前浦漁舟典更關

李生奎瑞輓 代作

猗歟醉軒翁名高等山斗少小床下拜飽德如醉酎趨庭有蛉兒曰余平生友芳蘭忽已隕不待秋霜後

呱呱餘一塊天意諒不偶嶄然見頭角眉眼娟而秀
芳年未弱冠灑落淸製富短折仍父子蒼茫理難究
君家三世哭自覺成白首迢迢上黨路孤旐引靈柩
薤歌不成腔凄斷悲風吼

對李友致久口占

世故堆仍集沉憂撥復來虛孤孟嘉節誰上杜陵臺
塞鴈時相喚籬花秪暫開窮廬還勝友强意盡深杯

江樓夜坐

潮打平沙雪壓林高樓夜坐氣蕭森空潭蘸月寒生
暈苦竹含風亂作陰大藥誰傳囊裏訣雄刀謾秘匣

中吟湖山勝賞增悲咤詩就無心濁酒斟

次伯氏賦雪韻

雪壓兼風打虛齋不耐寒離愁驚歲晚孤夢渺天端日月朱顏改風波壯志殘閉門終夕臥非爲學袁安

次李友士復喜之寄示韻

倚杖東風送嘯歌百年㝵㝵奈愁何雲煙滿目輸千態藥餌關心畏一酡雪盡山嵐流屋角春晴鳥語集庭柯支頤乍結江湖夢閒把漁竿弄碧波

渡銅雀津

羸驂載斷編出門光景新晴江忽當眼萬態涵淵淪

雲閑山倒水日動花明春白鷗不愁思雙雙閒青蘋登艫望海門曠然怡我神明波垂兩手一洗衣袂塵不辭滿天風且落頭上巾篙師莫相問我是忘情人

踰狐峴用簡齋韻

雙崖夾松檜隱處流雲晦新晴泉澗喧注送荒郊外崎嶇響破鞍石角森相對參差怪鳥鳴日隱蒼莖内驚雷昔破山疾飈生大塊岡巒悅再闢眞宰功何大留詩記異聞詩奇心轉快立馬更三歎夕靄起山背

次士復韻

蕭園竹枕愜幽心睡罷清風生夕林日淡煙光窮巷

靜春陰花意一庭深更無匣劒騰奇彩惟有床琴閟古音坐覺衡門塵事斷山禽只解勸孤斟

春盡日漫步東坡韻

竹風習習流疎響梅雨脩脩弄晚凉輸與病夫成穩睡床頭賸了篆煙香

其二

春愁漫被看花惱玄髮還從得句斑自笑幽人亦多事不如默坐對青山

久欲一遊景福宫舊址以寫憂愁今聞德雨再從弟龍澤先之而不要我行乃偕李相國閔侍郎遊

玆步德雨韻以送嘲戲仍敦後約

鬱鬱春愁無日了東風虛負躡高臺窮居未足酬佳節一出猶堪寫此哀布襪芒鞋那更試雕軒文駟但相催綠陰無限黃鶯在倘待幽人他日回

復用前韻

北岳南山鬱相對千年形勝舊池臺秪今鳥獸民猶樂當日兵戈事可哀芳草落花渾自在歸雲逝水莫相催蔥蔥尚看浮佳氣盛代繁華倘再回

哭兒亡日出東坡哭子詩走次

我生亦何幸一乳抱二子呱呱在左右眉眼酷相似

未及覓梨栗安知悅書史但使無饑寒庶免爲父耻
居然二朞間人事遞悲喜諒由我命薄造物豈憎爾
聯翩若相隨去來非偶爾雙珠瘞深泉草沒空流水

其二

此生要有盡此哀未或忘爾顏長在目爾魂知在亡
臨餐却停匙悅惚扶我床夢覺常撫側宛見啼而僵
昔賢責喪明此義我亦詳沉沉愛河水欲瀉但無方
我淚猶可收奈此蝕中腸餅漿遥奠爾未足洩我傷

夜坐

庭樹蒼蒼凉氣浮幽人自起掛簾鈎纖雲初捲月如

水零露無聲風滿樓萬事也知隨日出一杯且欲作
天遊夜闌竹籟轉蕭瑟和我清吟吹不休

日午

日午盤飧歇蒲團着體輕迎風堂自曠得雨夢逾清
簷影依依入鑪煙浥浥生南山送雲氣隨處動詩情

雨歌

薄暮雨聲歇山頭交濕雲翛翛風乍響湛湛水微紋
藥圃新苗透書帷淨色分天公多餉我盡意滌炎氛

悼朴休文奎瑞 八首

率土同悲　翟馭賓孤忠誰似布衣臣請看片語誅

元惡終是東方有毋人

其二

事有扶倫詎暫停書生一疏動朝廷不辭半世困多口要使丹衷懸日星

其三

投荒肯恨一身輕瘴雨炎風轉覺清門外冠山跨絕海想君豪氣共崢嶸

其四

三杯兀兀復于于好是風襟險八區衣弊履穿渾不管商歌中夜響天衢

其五

老奸更起滔天禍舊要猶懷下石心三月圓扉泥首
地全生亶荷 聖明臨

其六

刀鋸且擬供談笑麴糵那容剜肺腸捴爲上蒼終不
佑百年吾道轉凄涼

其七

可但高文泝翠軒直聲聊與振乾坤須看一氣同丘
壠歿傍要離未足論

其八

堂堂寧復化塵土不作仙芝應鍊金自是君身無一
欬情鍾我輩漫霑襟

七月五日夜

晴月窺幽枕林風更撲衣一凉恩最大多病事還稀
櫪馬饑仍軛簷禽定不飛窮途便高卧未覺素心違

鳥雀

鳥雀柴門僻窮居卧曲肱浮沉羞薄俗湛寂學高僧
莽莽新秋雨熒熒獨夜燈床頭黃卷在伴我作親朋

次伯氏韻

瀛洲誰道神仙窟四序盲飇匝野薫窮谷可能臨白

日高穹不奈結浮雲十年三黜身逈遠兩世玆鄕古
罕聞縮地何人騁奇變更無山海北南分

次仲父遊淸潭韻

幽澗穿林碧奇峰擁靄靑渾疑在仙境却欲鍊塵形
松偃童童盖巖開曲曲屛魂淸夜無寐世慮覺全醒

其二

景仄雲歸壑風高葉滿蹊秋花粧疊嶂凉月印淸溪
水石應成癖煙霞且寄棲平生長往意此地爲留題

佳節

佳節駸駸向我催幽懷鬱鬱對誰開三年病劇殘骸

倦九月風高衆木摧歲暮孤吟愁短髮時危百慮罷深杯人生自是傷離别何况逢秋意易哀

洪持平萬廸輓代作

鸞鵠曾停峙瑚璉更琢成顯揚酬素志雅飭保清名柏府看風裁鑾坡佇寵榮重憐長慶體不廢故家聲

其二

桂麓營新兆官齋指點知纔聞開壽席忽報送靈輀鶴髮潛遺絲鴒原愴舊篪分明去年路魂氣爲躑躅

其三

竹館隣梧墅吾先托契深江山悲舊躅詞賦賞餘音

共勉青氊保俄驚白璧沉猶殘風樹淚送爾更霑襟

早春

滿眼南山雨蒼茫春意催茸茸草方透淡淡柳初開
鳥雀依籬坐兒童决水回病夫搜好句欹枕看雲來

出彰義門馬上呼韻

丹杖青芒屐東風北郭門迎人山一笑問路水爭喧
日動花陰重雲暄鳥度繁春臺身未到興已着淸樽

蕩春臺呼韻

青山過雨藹春芳歇馬名區淸晝長紙碓半沉幽磵
白詩囊全濕近峰蒼登臨不用悲雙鬂漫浪惟堪盡

一觴縱閲百年難此夕花飛水逝莫相忙

又

已了前峰色尋源又一溪登登蒼檜立往往嫩花低

窞席承斜照平巖見醉題白雲無數起歸路恐全迷

三清洞呼韻

目擊三清勝昔聞春臺佳賞浪曾云天催急雨多生

色人逐殘花偶作羣老檜緣崖爭倒掛幽泉遇石巧

中分山間異事記今夕一片奇巖坐八君

舟遊龍湖次仲父寄水明樓韻

活活晴波抱岸流長風送我載孤舟樽罍欵欵深宜

客鬓髮蕭蕭早怯秋有手只堪持短蟹無心終不負
輕鷗江湖樂否休相問病客今年再上樓

其二

望望仙峰下海流蒼涼夜色送行舟煙沙得月疑清
晝露樹多風宛素秋恍惚樽前騰巨鱷尋常櫓外睡
閒鷗歸程醉向篙工問笑指雙巖隱一樓

其三

濯足宜乘萬里流寧從灔澦駕危舟不辭孤棹侵深
夜聊喜清風悅一秋作夢肯隨槐穴蟻忘機却似海
中鷗重城回首紛車盖未怪長洲多廢樓

其四

少日爭名翰墨流只今牢落逐漁舟風波滿地迷千里藥裹隨人抵十秋誰念荒郊收老馬却愁文網到羣鷗窮途未覺風情减三夜酣歌宿水樓

舟中次簡齋韻

微微風拂樹稍稍月生嶺空江本無心風月發淸景漁舟不用火明波照千頃三更萬籟靜兩岸惟倒影忽聞棲鶴動磔磔在山頂風水蕩相激凜栗生危警人間無勝日客裏偶奇境三杯天欲曙夜短意何永

疾病

疾病淹三夏憂虞抵十年窮途餘短髮勝景偶新篇
應俗寧違性觀心且學禪此身聊復爾何必問高天

金進士濡室內輓代作

莫謂何從識吾妻有哲兄彔儀看舉案至痛在崩城
教子通榮路持家播孝聲千秋彤史上應得載芳名

其二

桂麓纔營兆湍山又啓岡年年啼鶴髮寸寸斷猿膓
帨憶門前繫絲憐篋裏藏泉臺應不瞑行路亦悽傷

寄子遇

只在城十里春臺那再攀孤懷誰與遣漫興自難刪

殘雪通幽徑疎煙見遠山屏巖有樽酒待爾一開顔

曉起寒甚寄子遇乞酒

寒枕不成夢村雞方唱晨河聲低屋宇霜氣薄衣巾
捉被從兒睡呼燈見婢嗔西隣百花酒倘與作陽春

上元夜陪仲氏會諸弟及任聖能徵夏李啓元天紀把酒待月共步簡齋韻

上元無月夜將闌庭雪照人風自寒我欲持杯聊一
問天須開眼與相看空闇巧思揮仙斧誰借繁聲喚
玉盤待得陰雲消萬里遥瞻白兎數毫端

再用前韻寄士復

題詩却恐物華闌風雪渾天猶作寒簷溜只堪和睡
聽庭花未放滿枝看春愁冉冉垂書幌夜氣凄凄擁
燭盤會待南山晴更好一筇同躡白雲端

其三述懷

萬卷堆中意未闌蒲團着體耐餘寒道窮只有天堪
問詩就終妨世共看日淡孤村幽鳥集春陰老樹暮
煙盤閒居自覺安排地領略風光寄筆端

其四

十丈黃塵夢已闌幽居新闢地荒寒百年未恨牛衣
臥萬事須從蟻穴看一室嘯歌銷日月高門酒肉爛

杯盤早知窮達皆關命送鬼何人饒舌端

其五

大醉狂歌酒欲闌樽前月墮曉霜寒羸驂伏櫪欲何適孤劒在床空自看涉世元無輪四角閑門更有路千盤古人白骨蒼苔厚誰喚英䰟坐席端

其六又示士復

沉沉世界已云闌何怪君身短褐寒滄海肯隨投木盡太陽難與掃雲看只應有氣干星斗便欲忘生學涅盤十載悲凉沃州事至今雙涕落言端

其七與士安李弟器之夜話

閑襟促膝坐更闌照室熏爐夜不寒詩句非關當世
事梅花猶住去年看幽簷受月波生竽窗席彈碁響
轉盤一曲楓泉留後約春光遲我滿林端

其八約與士復夜會

南山北山春將闌正月二月天未寒我欲走馬尋詩
去君應閑軒把酒看不愁歸路霜侵袂要待前峰月
吐盤此日此生聊復爾任他世故紛千端

其九約與諸友遊華山

紗巾竹杖待春闌二月花風破薄寒一徑可成聯袂
入三峰應好照樽看危巖脫雪幽泉滴古壑挐雲老

檜盤縱閱百年難此境直愁春去太無端

其十志感

莽蕩乾坤西日闌中原北望我心寒長纓誰繫胡兒至隻手難回漢日看千古　恩深𧮪卉服一時事謬歃銅盤尚憐天壽山頭月來照朝宗門上端

其十一覽壁上我東輿地圖

千載基圖運未闌寧從四境怕風寒天開地裂三韓了碁錯星羅八路看積水東流歸日出羣山北至儼龍盤中原浪說長城險眞宰功深左海端

其十二懷伯氏

梅花已覺南枝闌鴻鴈能尋北地寒三點一身天更遠五年兩地月共看浮雲日暮多變幻喬木風高難欒盤須識丹心終不改玉樓長憶五雲端

其十三呈仲氏

朝陽休道鳳鳴闌片語當時侫骨寒毀譽應須千載定彝倫獨保一生看任他弄手翻衣狗唯欲盻睨玩典盤試向靜中求物理青苔日日上堦端

其十四呈叔氏山居

正爲山林興未闌非緣十口困飢寒不妨素節違時好要取清風與後看薄薄村醪濃潑甕萋萋野蔌嫩

登盤釣耕自是丈夫事莫遣兒曹偸一端

其十五贈聖能

吟聲肯與鳥聲鬭酒氣能排春氣寒骯髒如君難再得文章於世亦初看會須海浪長鯨蹴不但林巢俊鶻盤笑我龍鍾閑門客十年只抱百憂端

其十六自述

病覺初心冉冉闌一庵天遣養癯寒縱無積雪何曾出自有青山大可看久矣渾忘海鵬舉頹然轉覺木雞盤回頭却笑朱門客蹋盡雙靴覓話端

其十七

鷗鳥情深計易闌江湖十載夢中寒逢時未必彈冠
出遺世難如脫屣看老木不材還落落片雲無意更
盤盤安危固有諸公在頭白憂虞尚萬端

其十八

唧唧孤吟聲未闌柴門獨卧北風寒春花莫嘆蹇驢
去世事元從高枕看百巧千窮餘布褐三旬九食但
蔬盤區區齊物還堪笑物本無形豈有端

其十九

春光應逐雨聲闌地僻猶愁浩蕩寒貧甚不爲明日
計病多或作老翁看百年未必羞茅屋一飽何曾羨

肉盤山水詩樽還係念腐儒生事亦多端

其二十約與聖能出曹溪

曹溪何必及春闌未害氷泉眼底寒特地溪山誰盡賞諸天花雨我偏看褰衣直待雲爲馭浴髮曾將石作盤只恐風光留着少老夫詩已寫巖端

伯氏謫中逢康生皕麟書贈

寂寞吾兄謫南溪康叟來白頭誰更惜青眼爲相開遠峀依依景寒齋款款杯寶泉留後約樓月夢先廻

余自伯氏謫寓將北歸而恩津金生就礪適來訪索詩甚勤遂敬次仲父與金生韻以贈

可但宗人誼南樓百世情腥膻餘至耻湖海有殘生
匹馬衝泥到孤鴻望日行明春更萍水社酒許吾傾

立春日在德陽作

韶華不待送玄冬閙𥚃梅花花已濃一室爐煙留夜
色三峰雲氣帶春容高空不盡羣飛鴈大壑應驚舊
蟄龍三白臘前徵歲事腐儒還欲學耕農

遊北麓得心字

病起閑門望遠林兒扶仍上最高岑春容拖日千家
動山氣成雲一壑深縱使乘閒難此會惟應搜句共
長吟松醪艾飯還多事須識先生世外心

古靈寺呼韻

策馬穿杉更歷藤諸天忽已挽衣登白雲有約來幽子流水無情坐老僧疊嶂花遲春氣冷高樓鍾歇夕煙凝不須更問斜陽路且伴西庵一夜燈

大報壇得兼字

陟降 皇靈在壇依北岳尖自天臨左海如日照窮閻一道泉流咽千林雨色霑惟應大報義修攘要相兼

驟雨

庭樹靜不風赫日蒸我堂我時困暍病盤礴卧蕭床

昏昏四體倦合眼汗如漿天公多變化頃刻遞陰陽
夢中殷殷雷驅雲度西墻驟雨忽滂沱平林盡低昂
撲撲簾打窻我巾與飛揚朱光正歊炙秋意俄蒼茫
不待凍盌蔗爽氣蘇胃腸腐儒坐見小妄意專清凉
願言將此雨一灑龍樓傍盡滌三伏熱清風均四方
嘿思仍大笑陋哉不自量何殊愛負暄却欲獻君王

洪判書受濂輓代作

百辟歸衡鑑明庭曳履時恢弘推國器雅潔見天姿
盛業期黃閣沉痾限玉墀那堪詠殄瘁世道轉艱危

其二

曠度元容物畸蹤幸掃門誰憐囷泉毀偏荷諒深寬杖凡頻承話環珠佇報恩居然歌薤露霑灑送靈輀

出龍湖

出郭渾江色平郊未覺賒蒼蒼日隱樹閃閃浪翻花倦興聊憑檻奇遊悅泛槎回頭見漁子隨意坐晴沙

宿水明樓

不寐聽鳴籟蕭蕭風滿林江湖一夜客時序百年心水淨魚龍窟秋疏薜荔陰天機與人事倚枕更長吟

九日獨坐

誰插黃花欹醉帽老夫孤坐了重陽閑門不作悲秋

思還賞西窻一炷香

其二

淘酒三杯發高詠黃花作意一時開花間得月應相伴不怕秋山落景催

看書漫吟

擁褐蒲團學老僧秋來病骨太崚嶒登山那得身常健閉戸渾無興可乘九月高風催落木五更寒雨繞孤燈如非頭白耽書史全是人間百不能

其二

窮達悠悠且任天此身於世便超然一生枉覓邯鄲

夢萬事如撐灧澦船木落遙山來短戸村飢泉鳥下空田白頭未了觀書債聊喜秋燈夜抵年

病中取香山貧堅志士節病長高人情之句分韻作十絕以遣懷

盎粟當千斛盤蔬較八珍但使知其足貧亦未爲貧

其二

一日猶再食撐拄送我年縱然餓體膚能使筋骸堅

其三

東隣鬧歌鍾南陌走軒駟富貴孰無心不義非我志

其四

兒飢索簞食妻寒紉布被一笑曲肱眠無人晝居士

其五

驟貧心或撓長貧志彌烈譬如耐霜枝壅腫固其節

其六

簪組徒爲灾膏粱便喪性靈臺我自葆我病猶不病

其七

應俗妨養痾杜門消妄想欲知天和復先看庭草長

其八

麴蘗輿堪托山林跡可逃奈何天隱子卧病身還高

其九

藥椀伴書架嗒然坐凝塵倚枕發孤嘯笑他世間人

其十

息偃一床在無營道氣淸閑窻山峍屼較我百年情

漫吟用景雍從弟堯澤韻

萬卷縱橫一室深虛窻坐閱幾晴陰道須在我寧隨俗詩不誇人尙賁心喬木月翻驚鵲影壞墻霜壓候虫吟邇來始識窮居興恨未當年早入林

北城行

北城高連北斗傍逶迤萬堞華山長斬巖斲崖山盡裂萬夫流汗走且僵十月霹靂兼狂風無乃山靈訴

天公小儒中宵淚霑衣一語誰將聞四聰金湯本不係興亡何況北城非金湯都城在前北城後偪側還同室與堂但使其堂盜不奪不然如何不入室神京便作等閒地一隅終然待駐 蹕百官墻壁尚餘事斷泉邪解三軍渴峙粮繕兵須十年海艘便風應一夕一夕憂作十年計婦孺猶知笑廟略 鑾輅明春將北指我願我 王庚大覺君不見漢南城高高屹屹漢水難洗銅盤血城兮未足恃爲固北城雖高將何補嗚呼北城雖高將何補

新秋

急雨驅殘暑輕霞散一天風蟬抱高葉沙鳥浴清泉蕭爽迎秋序瞢騰罷晝眠端居嫌太懶新檢杜陵篇

瀛昌君 沉 輓 代作

翩翩譽望冠宗藩五福仍看萃一門萬里含綸凌朔漠三年持制護 陵園金犀位顯聯諸子賜禭 恩隆賁九原華屋山丘無限感通家舊客涕空捫

金進士載白輓 代作

第一南斗秀百年湖海遊梗柟方聳壑鶗鴂忽鳴秋琴瑟幽居在詩書舊業留他時豪士傳遺躅尚堪求

其二

凛烈尊經疏黃扉氣欲徵青衿競雲集白日乍雷威
一世多猜怒他年見是非何慙拜尤老泉下倘摳衣

其三

蕭散臨江墅吾廬近接聯尋山秋共榻泝月夜同船
往事鷗留迹餘生雪滿顛南飛雲不盡洒淚送新阡

吾軒

吾軒宛爾在山林獨樹能清半畝陰墻缺遠峰當快
眺地偏幽鳥答孤吟閑門高卧儘奇事希世强顏非
素心更喚家童閑晩圃前宵秋雨一鋤深

九日欲登山而未果

闌珊十日卧窮村秋氣蕭蕭半掩門白髮自羞欹短帽黃花應笑對空樽千家葉落寒砧急一道鴉歸夕照翻竹杖雖堪扶病骨西風遠望奈消魂

夜坐次聖韶寄示韻

隱几聞風葉虛堂夜自明百年雙鬢改萬慮一燈清藥物支吾病詩篇待爾盟山樓佳約在未覺負平生

早出郭外用前韻

晨霜如雪洗殘林朝旭穿雲破薄陰信馬更尋前夜夢逢人乍罷小詩吟羣山峍屼明秋色一水琤琮爽客心安得攜壺聯數子扁舟直繫寺樓深

以寢郎祇謁　翼陵

禁掖孩年事今來感涕翻如承戒車馬秪得護　陵
園紫閣祥雲爕蒼杉白露繁惟應虔掃洒萬一答殊
恩

星坪君 濯 輓

靖孝家聲大宗藩仰懿德公能襲餘慶少小霑恩澤
赫舄金貂位珂馬馳春陌平生八法藝妙絕承先蹟
以我處地殊稔公行義篤東西接墻屋笑語闇日夕
窮途見意氣中歲存形迹苫廬纔奉慰皐衣俄復魄
欒欒一孤兒後事多悽惻縅辭替執紼送歸先塋側

走寄聖韶

局促人間閱幾年獨留雙眼望江天此身已決從吾好何地眞堪逃世緣漠漠山嵐濃作雨依依野柳嫩生煙西湖結伴誰禁得聞說春流漾釣船

見聖韶汝三諸詩却寄一律約江寺之遊

深居宛是罷參僧數子詩來抵百朋笑我病軀長偃蹇憐君豪氣尚憑陵茅齋昨夜聽春雨蕭寺何時伴曉燈三月煙花行爛熳老夫聊爲曳枯藤

李持平邦彦輓

父子風聲白簡多向來額角折嵯峩蕭森御史臺前

柏半爲君家聳直柯

其二

南山春翠雨紛紛偶坐高軒日欲曛玉子紋枰相笑罷爲君重讀贈行文

其三

梅花佳句我曾聞病裏孤吟疑是君落盡梅花君不見東風揮淚望江雲

其四

春城楊柳正依依明日丹旌發漢湄赤岸回槎曾一瞬驪湖歸棹竟何時

次伯氏韻轉寄士復促江外之遊

推枕發孤詠其如春色何櫪騾鳴不已江路去無多
境勝人誰與天晴物自和重城身未出我夢已鷗波

其二

病起初開戶春城細靄中三旬惟藥物昨夜已花風
一望愁何在孤吟意未窮平生赤藤杖聊與爾長終

其三

錦浪生麻浦新晴應更奇可能攜酒債端欲及花時
短策扶衰好羸驂與懶宜懸知洪氏子風檻待題詩

其四

明日郭南路幅巾三四人浮生那得此好雨為知辰
蕭寺堪聞磬漁舟且舉綸煩君須火急春色豈長新

登鷲峰用前韻

穿樾籃輿響登臨意若何鍾聲一寺遠雲氣四陵多
決決風泉濶浮浮野日和欲歸還少立回眼望江波

齋室即事

默默憑烏几無人話此奇飛花閑硯處戲蝶曬巾時
病以春朣减官於性懶宜憺然成小睡風袂忽溪湄

訪聖韶

草草風標話浮生此亦奇三春餘幾日一笑更前期

沙澗潮聲遠山明雨氣遲東林樓掩暎立馬暫躑躅

士復座上呼韻共賦

端居嫌太懶騎馬忽青山一笑三人會南風五月間

砌花開自落林鳥倦將還更有前期在西峰倘可攀

士復與伯氏詩有東湖計將就之句遂拈而成

詩仍用其韻

東湖計將就斯言我且覆去矣君勿遲世味劇含毒

衆目何盱盱仇怨起親族誰能識鄄劒直恐焚崑玉

盤礴豈初心勇往如賁育檀公第一策信之須自篤

睠焉豆浦磯蘋風拂竿竹至人有眞樂達士笑重祿

畸窮如爾者只堪臥空谷漁翁及樵子庶足慰幽獨
回頭試一望城市如犴獄我亦倦於世行當賦茅屋
煙波路不迷往和滄浪曲君來我詩成我去君酒熟
湖山遞賓主風月娛耳目此樂問何如煩君須火速

李侍郎宜顯夫人輓代作

花誥榮光奈一時秋來潘簟轉悽悲可憐環佩怡愉
地鶴髮啼攜二歲兒

韓司諫永徽輓

聯翩當日迭乘驄上黨家聲賴兩公次第青山埋白
璧城西故宅一時空

其二

浮世升沈更可論十年仍躡舊臺垣至寃端荷回天鑑九地唯應戀主恩

其三

向我偏忘戚屬尊淋漓諧謔若瀾翻紋枰玉子疎簾下尚記華堂賭一樽

其四

儒院聯裾悅隔晨尊賢一語聳衿紳回看世路今長夜吾道深憂更幾人

詠雪卄韻

滕六多奇巧神功儘莫雙儲精生五穀沍氣凍千江
自喜風輪轉何勞電鼓撞䟽䟽初滿地密密漸埋矼
步月玉妃襪飄雲白帝幢漫天遊浩蕩鋪野壓鴻厖
爛熳花垂樹依俙月暎窻封松披素甲灑竹韻青玒
逗壑龍方蟄堆巖虎亦㦝遇陽消冉冉成雹走摐摐
積厚耕無塍來稀吠有狵煖寒懷晉俗哀凍仰周邦
節爲看羊齧城因打鴨降騷人觥勝賞半夜詠新腔
獨閉袁翁戶誰乘剡曲艭遙山增嵂嵂幽澗失淙淙
亂濕堆書架光添照壁釭撲簷驚鳥宿迷徑斷人跫
掃砌安茶鼎呼爐近酒缸題詩追謝賦愧未筆如杠

次士復寄示韻

春雨霏霏不肯晴春愁鬱鬱掩柴荆馬江消息今何似昨夜歸鴻空一聲

李翊衛世澤輓

韶顏華髮卧東城長者風襟不世情看取當年循吏政天潢餘派自能清

其二

膝下翩翩綵服行他時魚笏定盈床春來曾邑還餘恨竟失黃堂奉壽觴

寄士復

家在寒江脩竹間故人終歲臥荊關扁舟幾日泝清漢三月廣陵花滿山

次士復寄示韻

三夜分明夢故人胡不來依依春易盡脉脉恨難裁日暮浮雲合天長獨鳥回遥知大江上愁絶倚空臺

次士復韻

世故欺人夢亦驚此身端合臥柴荊早知萬事皆前定猶擬殘年或太平柳絮漫天風不止桃花媚日雨初晴故人宿約今何在隔樹黃鸝又一聲

漫題用士復韻

瞢騰睡罷意蒼茫何處飛花撲帽香愁裏暮山當倚几夢中春水入鳴榔一官自笑青衫破萬事行看白髮長賴有詩書窮歲月文章要得暎千霜

寄景雍江居

郭外渾無事樓高望若仙風塵肯淹跡江海好隨緣捲箔山當座垂綸月滿船吾廬行且卜休詑祖鞭先

次景雍寄示韻

倦跡寧隨俗微官暫繫朝無心希黻冕有夢伴漁樵天地三庚雨江湖八月潮卜隣他日約聊與共簞瓢

沈直長 漢規 輓

淒淒動商飇淅淅下嚴霜雞鳴祖車出江路逶迤長
回看灘北樓曉月愁蒼蒼徘徊不忍過飛旐爲低昂
樓中隅坐日綵服紛輝光詩禮間塤篪鯉對兼鴈行
歲月今幾何人代劇滄桑石堂有佳句卷裏徒芬芳
誰知玉樹姿白首困潛郎嗟哉勿復道窮達未可量
衿陽三世葬松柏鬱相望湍山與通津風馭自徜徉
重泉足歡樂浮世多悲凉翩然隨大化下視徒茫茫
平生舊親賓獨立增感傷

洪掌令 葭 輓

何恨登臺省誠難得我公須看昨年疏獨右[illegible]、風

馹召纔宣旨囊封未罄忠唯應九泉下終不愧愚翁

李同敦寧弘逸輓

大院尊誰敵公惟主祭人疏恩邦制舊展廟　聖躬親位與宗藩埒家仍　禁苑隣榮光傾一代禮數曠羣臣藝業餘觚墨風流聳搢紳園林開杖屨門巷遝蹄輪世襲横金秩年回合巹茵叩盆纔閱月會劒即同辰以我追先誼於公異衆賓論襟披若霧覿德挹如春俯仰成千古逢迎隔數句永違陪下榻那忍挽征輴寂寂砌花嫩萋萋庭草新山丘華屋恨淚灑薤歌晨

族叔太白氏鎭商大歸鷗湖追寄求和

人間誰獨謝榮名宦海風濤日夜生特地幽居身自放熏天一語夢猶驚百年世事多霑袂十里江流剩濯纓愧我城塵淹跡久沙頭虛負白鷗盟午人權世恒追誣族曾祖叅判公仍以誣斥太白氏至有熏天大勢熖等語故余詩中及之

次太白氏會啓元德耀再從弟光澤詩韻

新居問何似江色盡西東有客秋俱至閑軒月正中百年今夜勝一笑萬緣空獨我吟愁疾清樽奈未同

又次

小閣坐超忽懷人清漢東凉蟬聽雨裏獨鳥望雲中

鬱鬱新愁亂悠悠宿約空何當謝簪紱高卧與君同

三疊

客有隔秋水盈盈湖以東樓閑疑鏡裏船戞宛圖中

苦節期遲暮浮榮視幻空千秋掛冠子微意也應同

四疊

滿座秋雲氣書來自郭東身須遊物表詩或落塵中

社稷憂方切江湖計不空休論三十里出處要相同

五疊 哀景雍

一哭有餘淚嗟哉三浦東未成隣港口猶記宿樓中

桃李春誰賞池塘夢亦空惟應樊谷月長照此心同

六疊

推擠胡不去吾欲自茲東卽事艱虞際長江浩蕩中
鷗盟寧草草蟻穴本空空散髮扁舟子歸來聊與同

七疊

吾軒忽秋候蟲語在床東萬慮來燈下孤舟落夢中
依依潮返壑渺渺月浮空物理渾如此人生倘亦同

八疊

鷗湖豈云遠馬首苦難東未躡三人後猶期八月中
江晴帆動岸野濶樹浮空物色分留否他時一榻同

九疊

未割華山半先居瀼水東閒雲自野外獨鶴奈樊中世變終難定塵心轉覺空秋江雨後潤倘與釣舟同

十疊

尙憶尋江寺微風月上東危臺藏樹杪疎磬落雲中題壁荒詞在回舟往跡空秋晴能再訪聊與一笻同

高陽道中望北漢城

北漢城何屹三峰非舊顔廟謨須據險民力奈多艱細雨蕭蕭過孤雲冉冉還書生無遠略立馬問秋山

曉發高陽志感

德陽館裏幾蹁躚彈指流光俄十年小閣賞梅疑昨

蓼平郊觀獵有遺篇秋燈寂寂誰爲伴匹馬遲遲故
不前老吏且休煩問訊餘生白髮亦紛然

臨津花石亭感栗谷先生遺蹟敬次先祖用老
杜韻

栗老遺墟此可尋扁舟獨立意蕭森寒花古木爭秋
色宿鷺飛鴻共晩音斯道百年誰復識長江一帶自
無心回瞻翠壁臨流屹想像高風更整襟

贈申書狀聖與 晳 燕行

春苑繁華問幾時東人爭笑熱河詞傷心莫漫歌燕
市雷眼終當見漢儀

贈趙副使錫五榮福燕行

西塞頻年勞遠師東城增築更何爲八觀不待夷吾術天下紛紛早已知

其二

天機聊且驗君行正是微陽地底生白髮腐儒增起色黃河昨夜夢中淸

延齡君輓

國有麟詩頌公如驃騎賢涵濡從 聖化謹雅自髫年屛翰爲邦重圭璋比德全輓歌奚取信 宸誄萬人傳

其二

易名公議定孝憲復誰疑自有終身慕兼存逝道資

酬勞儀遺像述美已豐碑九地魂應泣哀榮荷 聖

慈

其三

十載侍湯久深宵警枕圓扇痕忘手錯袍繫減腰寬

病痼金莖渴魂歸豹直寒他時賀勿藥 玉淚更汍

瀾

其四

鷺鼓呼嵩日肩輿載病回腔餘一斗血恨結萬年杯

天語侍臣泣園林行路哀隔隣聽皐復陪 蹕更膓
摧

其五

遲遲丹旐去漢水繞佳城永訣 君臣隔相逢母子
驚松楸天慘憺京闕雪崢嶸固慰連塋願其如戀極
情

又輓 代作

滉漾銀波遠葱蘢玉葉垂人方詠麟趾公乃挺鸞姿
繞膝依龍衮垂髫戲玉墀杯棬俄廢飲棠棣幸聯枝
陪 駕恒雙導延醫每夾持嘗湯今幾載退第不多

時秉璧仍成疾稱觴竟阻儀深誠天必感短造理還
疑慘憺臨 鑾輅悽凉掩繐帷螟見歸 聖揀螭首
揭 宸詞誦誄傾朝泣連塋夙願追 恩光謚初定
符彩像空遺漠漠寒江逝駸駸短景馳衿山入淚眼
曉月偃靈旗

肅宗大王輓章

聖德何巍蕩微臣未易量化融覃海域功大洍皇王
四紀寧云久千秋即有光他時清廟樂應續烈文章

其二

社稷安危際賢邪進退辰天誅快一擧邦命屬維新

鬼蜮形皆遁山河約更申殘凶休躑躅餘烈尚精神

其三

壺極瞻重正邦基驗大亨羣陰俄盡散白日儼增明
叙秩歸天理絲綸見　聖情終看蕭宮掖咸仰爲
宗祊

其四

制作元無鈌　莊陵禮最殷百年猶感鬱今日始情
文　太室馨新薦崇岡藹舊雲向來伸枉意　懷廟
更辛勤

其五

帝德于何報靈壇聳禁林承來　聖祖志激盡一邦
心此義寧湮晦惟天實照臨　末音傳舊壟千代更
長欽

其六

一念崇儒切斯文賴益光世誰踰日月　王乃燭陰
陽　貳極垂明訓遺祠揭寶章三賢躋聖廡正路本
無荒

其七

大德還無壽眞遊奄上仙應緣勤禹績不待享堯年
城闕攀號地　陵園涕淚邊八方何以答遺意在民

天

其八

庚品均　洪造臣家倍　聖慈滄桑雖變換雨露自

恩私忽忽終天訣悠悠沒世思菲才忝讐校和淚讀

宸詞

李監司弦輓詞

戴豸含香歲幾更東城一疾限西淸升沉莫向高天

問回首軒車揔後生

其二

未到猶能說寵榮湖西按使弟隨兄逶迤旄翣琴臺

過父老還疑望纛旌

竹軒集卷之一

竹軒集卷之二

疏劄

代嶺南儒生等請巨濟書院　賜額疏

伏以向在己未歲先正臣文正公宋時烈謫來本道之巨濟府寓居于邑東之盤谷者經年矣邑人之獲見大君子德容之盛實自時烈始而抑時烈過化之功亦不可謂不專於兹土也及至北還之後邑人無以寓其慕仰之誠則於是築室於其所居谷口爲講學之所旣又因其頹圮稍改制度作祠而奉其畫像又造安位版又構講堂書齋略備院宇之規則其所

激昂而興起者又無異親炙於杖屨之間矣惟其扁
號未宣體貌不尊故本道多士乃於丙戌春率本邑
儒生封章叫閽冀須　恩額而及其事下禮官則其
時長禮官者以其不悅於時烈全沒疏中辭意只以
疊設二字一意防塞向之激昂興起者轉以爲抑鬱
悶塞八年如一日而迄未得更申前請是則臣等之
罪也臣等故茲繭足千里仰瀆於黈纊之聽惟　聖
明特加省察焉臣等豈不知疊設祠院之有禁而此
則有不可概以常格者非止一二蓋於甲戌更化之
初文純公朴世采歷論祠院之規請申疊設之禁而

於大名賢則謂當別様優異噫如時烈道學之正大
事業之光明獨豈非儒相所謂大名賢者耶夫先賢
之於斯文其有功大矣實後學之所可型範百代之
所宜俎豆則況於其尤大者其所尊尚而褒顯之者
當何如哉儒相之請以別爲優異者實出於此也其
後重臣雖請申此禁其言大抵不外於儒相所奏而
若乃禮官覆 啓則不復明白區別掇取定式等語
混圖爲說使 聖朝優異之典闕而不行此固士林
之所同慨惋而至於前春禮官之所陳達則尤有所
未安盖禮官力陳書院冒濫之弊請以若係疊設則

雖大名賢一切勿許而至引先正臣李滉丹陽書院之不許賜額爲一大證噫其言之不擇胡至於此耶凡近來祠院雖或有弊而要其本意專爲尊奉先賢興起士林則其有補於風教者多矣若慮其有弊則惟當就其中防其爲弊之甚者而已尚何可並與大賢而一例禁斷哉況其所引丹陽書院旣賜額稱以丹巖則恐不可以此爲證禮官之急於禁斷全不顧念者已非尊賢之意而 聖明又從而允之臣等竊不能無憾於盛代褒尚之政也禮官陳達之後朝家亦嘗宣額於永平縣文忠公朴淳贈執義李義健故

領議政金壽恒並享之院茲三臣祠院之在他地者
前既賜額今又許之則此亦豈非疊設而若以茲三
臣比諸時烈則其誰爲大名賢自可辨矣而於時烈
則靳之於三臣則許之此非臣等愚昧所敢知也豈
其以並享與專享謂有間而然歟若果如向者禮官
之言慮其有弊則並享專享固無異同如其不然則
豈可特許於並享而終靳於專享耶假令今之爲禁
斷之論者謂時烈俎豆之所在他地者已多此不當
許之則是亦有不然者先正臣鄭夢周李彥廸之祠
院既多矣而在蔚山則以其濱海而賜額先正臣金

宏弼趙光祖之祠院亦多矣而在熙川則以其絶塞
而賜額令本邑之窮荒僻陋不啻過於蔚山熙川則
其可以表章之者又安有彼此之別耶以時烈之賢
雖家尸戶祝固不爲多而乃以本道七十餘邑之廣
曾無爲時烈享祀之處本邑四境之內亦未嘗有他
祠院則其不宜以已多爲禁斷者亦明矣仰惟 聖
明其褒尚時烈未嘗不致隆則優異之 恩理宜終
始況其不拘疊設明有近例而至若右文興學之政
又必加意於荒僻之地則在本邑恐不宜獨慳其
恩施也且本邑風氣自別習尚隨異數三百年之間

人之生長玆土者不知文學之爲何事而一自時烈之謫過其謦咳之所曁德化之所被莫不奮發自新絃誦之聲至今不絶此何莫非時烈之功而其益加奬勸使一方永囿於文明之治者實惟在於 殿下之導之也伏願 殿下亟命禮官仰禀 明旨特宣華額以盡崇報大賢之方以爲激勵遠人之圖不勝幸甚臣等無任瞻天望聖激切祈祝之至

代五道儒生俞彥協等辨先正被誣書

伏以世道日益淪喪邪議日益喧豗而遺凶餘孽日益蹢躅而自恣自錫文而爲命尹自命尹而爲世德

其所以誣辱先正臣宋時烈者已無餘地而今者升
運之書出則其造意之陰凶遣辭之醜悖又不翅什
伯於世德等矣噫　聖斷廓揮离明赫臨尊賢衛道
之意懲惡討罪之舉相續於前後辭旨之間而升運
者乃敢鼓倡其黨譸張其說必欲厚誣　聖朝力戰
國是而後已雖　邸下體勿撓之　聖批察已定之
公議以亟施屏裔之常典而抑其構揑之言有不可
不明辨痛斥使一世曉然知鬼蜮之情狀者則臣等
亦安敢諉諸　處分之得正而不一陳暴於　邸下
之前哉臣等按升運等之書則首提先正臣文元公

金長生躋享聖廟之舉至以聖門羞辱爲言者固萬萬痛惋而此則中外章甫已辨之悉矣臣等請無庸疊陳只就其醜辱時烈者而歴論之嗚呼我　孝宗大王秉春秋之義礪薪膽之念即位之初首延時烈其奮發大志經營大業而卒成夫明天理正人心之功者誠可謂建天地而不悖質鬼神而無疑百世俟聖人而不惑矣而今升遐乃曰時烈陰揣　上意之所在謬托尊周之大義以爲固寵之計噫是不但誣辱先正也實所以誣毀　聖祖者此其罪可勝誅哉況其所謂曾無一言一策仰贊　聖謨云者其言尤

爲悖妄無倫升運等亦　聖祖之遺民也獨不聞當
日同德之君臣所以密勿訏謨者乎其章劄之所敷
奏　筵席之所咨詢一則曰尊周之義也二則曰復
讐之事也至若己亥獨對時先正之承　聖教而所
奉對者尤有大焉其言曰　聖志如此非但我東實
天下萬世之幸也又曰自古帝王必先修身刑家然
後乃可以立經陳紀事有頭緒　殿下誠洒濯心神
凡干雜事一切掃去心心念念以此事爲主則臣下
亦何敢不忘身殉國乎又曰臣意以爲凡係財力一
切勿爲浪用盡歸之軍需又行保伍之法無有漏失

然後每三人擇丁壯一人爲首而二人則出布以養
其一又於戊戌冬　聖祖以内藏貂裘特　賜先正
後又面諭曰前日貂裘擬於遼薊風霜與同驅馳之
意也先正卽起拜曰　殿下之志豈敢不知然而不
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本心難保中原之戎虜易
逐而一己之私意難除又曰自　上每以明天理正
人心爲教此不可徒爲也實本於　聖學之先明夫
克己二字在帝王尤爲切要工夫故程子曰人主當
防未萌之慾然理有未明則不知何者爲己爲非己
何者爲欲爲非欲此大學之教所以必始於格致而

朱子反覆於垂拱奏劄者也嗚呼此實先正所以勉
戒𦐊贊於 聖祖者其所對揚盖不翅萬千餘言而
要其歸則帝王爲治之本也生聚教訓之務也升運
乃以全孤虛佇之 聖意爲言者豈非粧撰誣罔之
甚耶夫 聖祖先正所以秉大義而交相勉礪者皎
然若青天白日誠可以有辭於天下萬世而宣擧則
曰延廣狂矣句踐詐矣錫鬯則曰高論無成鶩外循
名而今升運則又以謬托全孤等語構捏不已是直
以 邸下爲可欺也其表裏相應誣陷先正之罪又
何足道哉至於五賢從祀之事飭 聖祖所以先詢

於獨對而本非先正所自提論者也況其更加斟酌
云者實出於明是非重祀典則獨豈非爲國之一要
務耶姜獄一欵亦不過以人心之不平諫刑政之必
愼而元非可煩於章牘者則　密席都俞之際又安
得不悉陳所懷哉況我　聖祖所答之辭昭如日星
孰不欽仰而升運等敢以東問西答爲誣辱之一端
者是不有當時　聖教而然也奚但爲誣先正而已
且升運以先正之不死南漢至曰常携刀繩佯若必
死及至下城苟然偷生噫嘻此何言也夫南漢出城
雖甚屈辱而旣無盡城陷没之事又不至於　宗社

覆亡則在扈從之列者實無必死之義況先正自初
力排和議而畢竟如有難言之境則固將以身殉之
者乎然則刀繩云云誠不足多辨而至於不當死之
言特因先正臣宋浚吉講論義理而問答之也此何
足爲累於先正而升運乃謂欲掩其不死之羞甚矣
其言之全無倫脊也此則吏曹叅判臣李喜朝之書
辨已明臣等故不復縷縷也且升運以先正癸丑年
貽書故相臣金壽興事執以爲言其所搆誣益加叵
測此雖已悉於左議政臣權尚夏所嘗陳卞之疏而
臣等亦安得不爲之略暴哉盖先正書有曰庚子

聖上親自奉審之時不爲改封因補鏟隙實出　聖
斷而諸臣唯諾而已至於今日　聖上乃無一毫自
反之語專罪諸臣此豈聖人省己反身躬自厚薄責
人之道乎都俞之際何不以子家駒對昭公之義密
進規戒又曰庚子以後　聖上廢却展陵溫泉則遂
年行幸此不能無疑於議者之心庚子以後若更有
親審之舉則豈有今日之事而亦未聞有自反之辭
恐於　聖德有歉又曰當初　聖意以弘濟洞爲遠
不用則是又有說雖若　寧陵之近而不能展省與
英陵何異哉噫此實升運所引以臚列者而曷嘗有

急於護黨歸咎　君上如升運所云云者乎先正盖於其時非不欲自陳此說以格　聖心而適緣情勢不安有難自陳然其拳拳憂愛之忱終不敢泯嘿自阻遂抵書壽典使卽聞達於厦氈之間盖以壽典方當句軸而揔護遷　陵事故也以其密進規戒云者觀之則其亶出於仰勉　聖德納之於至善之地者藹然可見此豈有一毫歸咎之意哉古人之諫於君而其盡言不諱者固不暇僂指也且朱夫子貽書宰執論君德國政而要其轉聞者亦不止一二則其可以先正此事擬之於私相譏議而直以凶悖陰賊等

語勒加勾斷必欲嫁禍者寧不痛心哉其所謂當
孝廟升遐之日因山未定遽出國門云者尤見其指
無爲有架虛鑿空之甚者何者盖於　聖祖大漸之
時鏡城判官洪汝河之疏來到喉院及其公除之後
始禀啓還送使之改入而其疏之侵誣先正者旣不
啻狠藉鑴黨又煽動危言以搖撼先正則以先正憂
讒畏忌之心難進易退之義豈不欲卽自引退而
梓宮在殯不忍便訣只辭解銓職旋又還任則不得
不乍出江郊連章得遞以示不自安之意仍又入城
黽勉遲留以待大葬之訖始决其去此何一毫近似

於升運所云云者乎卽此一欵而升運所以白地構揑者灼然難掩則如承命製挽倩人代述等許多悖昬之語悉歸於傳會粧撰而已尚何暇一一就辨哉至若教人廢父云者似指閔業家變禮而爲言也盖業之子世益素有狂易之疾謂其父常欲殺己及業之死也則又謂是我不共天之讐也我何爲服其服耶此其狂易之尤甚而不可以人理責之者故其家遂問於文純公臣朴世采而以世益子愼代服其喪後又禀於先正則先正亦是之盖朱子之言有曰父不能襲位以執其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義當然也

世采所以答閔家者正謂此也又況先正則使閔家
必呈禮曹聽　朝家處分而行之者乎此誠不背於
處變之禮訓而升運乃以爲斁絕彝倫者其果成說
乎若乃迫殺子婦云者實有所不忍言而亦何可不
一明辨以破升運輩疑亂之言乎先正之子基泰早
喪其妻繼取故相臣柳尚運之從妹而亦頗賢淑先
正甚喜之柳氏忽以狂疾投殺於礪山江水盖於其
時先正寓居礪山適與孫疇錫入俗離山中聞此報
蒼黃出來人家之不幸孰甚於此哉尹拯之於此時
方父事先正又其居密邇於先正所寓則其間事實

亦何所不知哉若使先正或有失於人倫之間則此
何等大過而拯未嘗引義告絕尊信服習無少間然
乃於背師之後始爲疇錫母歿不明之說欲枳其淸
選而並陷先正於不測之地變幻其實傳授其黨今
爲升運醜悖之資斧噫嘻人之無狀胡至此哉大抵
此輩之誣先正自有來歷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粤自
已亥以來宣擧與鑴結爲腹心伺間抵隙倂力合勢
馴致滔天之禍作於己巳而凡鑴黨之所藉口者卽
宣擧也所同聲者卽宣擧子拯也一而爲二二而爲
一其醞釀構煽必欲甘心於旣骨之後者至今日極

矣而如升運者乃拾其緒餘耳且世所謂明村雜錄
與農窩雜記稱以羅良佐及拯弟推所嘗編集者而
其實則傳自鑴黨又其實則出於拯之手而其首尾
所錄惟以誣悖先正爲主今升運所謂陰揣上意也
南漢不死也弘郁寃死之說也私相譏議之言也及
因山未定遽出國門教人廢父迫死子婦等凡所以
構捏陷害者一皆襲其言而特爲之竄掇句語改換
頭面焉耳噫我 聖上追 聖祖之志思先正之功
使大義旣晦而復明斯文旣喪而復存於是乎 邸
下所以尊尚先正者亦無以加矣雖升運百千輩搖

脣閃舌顧何傷於先正之爲大賢而惟其一切醜悖之辭則誠不宜任其流播以駭一世之聽聞臣等以爲雜錄雜記等兩冊亟投水火以絕其根恐不可已也臣等抑有所痛駭者升運誣先正而不足則又於先正臣宋浚吉其所詬辱不遺餘力貶其學術則曰鹵莽滅裂斥其言行則曰未自樹立而未又曰自知見墮於時烈圈子稍自歧貳以聲貌機關等語陰加譏切臣等未知歧貳者何事機關者何言耶此皆急於侮賢醜正而不得其辭則惟極意構飾肆口噴薄有若甚間兩先正者然其爲計可謂巧且憯矣兩先

正生並一世志同道合其屈伸否泰未嘗不同條而
共貫則今凶黨之並加誣詆者卽其勢然也亦何足
怪也仍念升運所以誣先正者盖由於鄭敏河等從
祀之請而顧玆從祀之請卽一國公共之言也百世
不易之論也升運等悖言醜辭雖有過於此者臣等
豈或因此而沮却 邸下亦豈因此而持疑哉第從
祀之擧固是尊賢之盛典而尊賢之道亦必以斥邪
辨誣爲先夫以升運之凶邪憸毒掇拾背師者之餘
論醜辱先正於敏河陳請之後而臣等苟不先明辨
而痛斥之則升運之一言隻字適足爲背師者之嚆

矣抑未知他日更有幾箇升運也臣等玆敢只就其罔極之誣先事辨暴而至於從祀之典則姑未暇陳請焉臣等愚妄之見不特如此彼各尊所師汲汲繼起者或恐爲世道之憂故臣等亦不欲與之同歸於紛紜也惟願 邸下克體我 聖上前秋之明教勿謂升運之罪已討而嚴加堤防勿以先正之誣已雪而益 賜辨釋使此等陰慝奸凶之輩永有所畏戢而毋或接跡於世也則 國家幸甚斯文幸甚

辭持平上書 己亥四月

伏以臣在騎省直中伏奉 除旨以臣爲司憲府持

平者臣聞 命遂出驚惶震惕誠不知所以措躬也
臣卽一空空無能者耳 恩造所暨倖竊科第而區
區惟欲斂跡於散地未嘗妄意於淸塗乃今誤 恩
遽加畀之以耳目之官是豈臣夢寐所敢到哉仍伏
念 國家官爵孰可輕以與人而若夫臺閣之任其
受授之際輒加兢兢焉豈不以匡君德而劾官邪者
其責爲至重也而如臣之愚其於任職居官無論閒
漫緊要本無可以一稱至於風采骨鯁尤出於人下
雖欲勉强淬厲以自效言議之責而決知其不能矣
夫如是而猶且貪戀榮寵惟以趨承爲恭則不過行

呼唱於道路而已臣之被人譏笑雖不足言　國家
重臺閣之意果安在哉茲敢不避煩猥仰干　聰聽
伏乞　邸下俯賜諒察亟許褫改臣新授職名俾官
方重而私分安不勝幸甚臣無任隕越祈懇之至

辭文學上書 因復陳崔奎瑞沈檀等事

伏以臣頃忝憲職論一重臣厚被諫臣書斥引避見
褫繼而以臣所論沈檀事致有大臣之劄又以金重
器事至勤未安之　教臣之慙駭惶蹙往而轉甚一
味屏縮內自循省矣乃者春坊新　除及於此際臣
誠撫躬震惕尤不知所出念臣學術鹵莽志業淺短

冑筵輔導之任決非如臣者所可堪況臣疎戇之言
重觸忌諱僨敗之蹤荐被訶責不可以事在既往冒
進榮列而亦安得一向泯嘿不盡其說而止哉噫恬
退非不好也亦有多般可論者際世昏濁不可仕則
可退也竭誠盡言言不合則可退也年至力衰以禮
而退可也未知重臣之退有一於此乎重臣又但以
妨賢爲愧知足爲戒則明言告　上退而自屏亦或
一道而重臣不然闇然受由仍而不來此臣所謂去
就無義者也然而世方以高尚目之歆艷不已臣謂
此義不明則終必至於謀身巧而報主薄故嘗慨然

於斯略示規勵亦何嘗以休退不仕歸之於衰薄哉至若　國恤庭候時事特臣所論之枝葉耳雖其弁臨承聞一如諫臣之言何足以救其大體而諫臣急於營護始以城外闕下等語爲其救解之資末又强引爲嫌而追提外班二字謂以情禮之無缺其右重臣可謂委曲勤至而但未知辛巳議藥廳時終不一來者將何以掩諱之耶且其僚臺之處置諫臣也斥臣以自是夫自是云者知其非而强以爲是也臣雖愚下亦不欲爲此態而今忽勒加於臣何其拾諫臣之餘論至於此耶頃日首相之請敍重臣也亦以爲

當日之去其義何據則固未嘗以重臣爲是也而未乃以諫臣書語謂得臺體則是以臣爲有妄言之失其語意豈不亦逕庭乎而顧臣情勢之難安則至此而尤萬萬矣若夫沈檀前後罪犯則臣之當初論達不過請推銓官故盖未暇備陳而原任大臣俾救檀甚力有若以臣爲無端論罪者然臣竊訝惑焉噫檀之罪可勝言哉首發追奪之 啓而逞毒於先正臣宋浚吉者卽檀也力主告 廟之請而構禍於先正臣宋時烈者亦檀也至其辛巳鞫獄時所坐則係關名義王法之所難貸而薄施屛裔之典者非謂檀罪

或可恕特出於未減之意也而歲月浸久刑綱漸弛往往見擬於政注之間檀實遺凶餘孽也其老於牖下亦云幸矣尚可使置諸仕籍視同無故之人耶臣之請勿檢舉者盖以此也而今大臣或曰甲戌後連除內外職其不見棄於公議可知或曰罪無顯著人多稱寃臣卽一新進耳其甲戌後除職臣未及有聞而大臣則別有所詳知耶其所謂公議者抑以護檀之議爲公耶檀之罪如許則除其黨而孰復爲之稱寃耶雖然大臣亦豈不知檀罪也無亦其嫉惡之意未至容衆之量有餘而然耶苟如大臣之言則檀誠

無罪而臣則妄以擅爲有罪也臣安得晏然而已乎至於金重器請罷之論即臣所首發而　邸下旣教以過當則臣雖已離憲職固不敢自安況且首相劄陳守令乘轎之弊而仍以只論閫帥不及守令等語斥臺閣甚重夫重器所以貪黷蔑法者旣悉於臣達辭則今何必更事架疊而盖其冒禁乘轎果臣所論中一事也臣於此其所知者不啻明的而至若守令之犯此科者則適未及有聞耳豈有所區別而不論哉然而大臣之言至於此此亦臣難冒之一端也如臣無似猥玷言地粗欲效耳目之責而數語纔發

羣議沓至惟當杜門咋舌以靖私義之不暇尚何可廁跡名塗自速其顛躓而後已哉抑臣尤有所不可苟進者臣兄副校理臣雲澤方兼宮僚而臣又忝叨本職雖有實兼之殊其名則同便是一官也兄弟而豈容並據於一官哉私心所竊懼者不但爲榮耀之太偏在 國體亦何可任其妨碍而莫之恤乎況臣兄職帶記注臣又例兼是任相避之法何莫非截嚴而至於史館則視他尤別從前 朝家之於如臣所引嫌者輒許回避卽其不易之例誠宜照例而褫臣職無或爲苟簡之歸也昨辱 嚴召竟犯違逋臣罪

尤大矣而 聖度涵容罰止問備今又庚牌狎至舍
恩畏義不得不祗請 闕外而第臣踪地之所難進
格例之不當犯者如右所陳伏乞 离明特賜諒察
亟令鐫改臣新授職名以安微心以存公法不勝幸
甚臣無任屏營祈懇之至

辭正言上書 八月

伏以臣有不敢重叨臺職者審矣惟投置冗散庶可
以安私義而謝羣非矣乃於此際忽有諫院 新命
臣誠驚惶恧縮罔知所措念臣前後忝竊均是言責
之重而既不能力辭於前則今何可復煩撕捱而惟

臣妄有論列積遭訶責向日大臣之劄憲臣之避其所譏切而侵斥之者俱係臣難冒之端臣雖不欲逐事辨核更惹葛藤而其不宜抗顔臺職則固已决矣且臣於趙泰億之書有不容嘿然而已者臣與沈珙無少憾恨即世之所共知也特臣絶痛其背先黨邪略有所舉劾而今泰億乃反攙攻臣不已或曰構成罪案或曰誠極無據甚矣其言之全出於抑勒也夫先正之與尹拯父子譬如漢賊之不兩立一是則一非此扶則彼抑事理較然無可疑者而珙乃稱誦拯父子不遺餘談末又以曲直是非爲辭則比之于此

先正彼先正者已不啻若開口而見喉矣臣豈無所
據而論此哉至於動引先故云者令人啞然失笑臣
何嘗彰其先之惡以傷人子之心哉特揚其先之賢
責其子之不能善繼之耳噫渠輩之心術陷溺義理
錮塞相率入於悖倫之域而猶欲較爭隱顯分別層
節以爲掩目捕雀之計嘵嘵不已無亦其一端秉彝
之天自有未盡泯而然耶粤自數十年以來如珙者
寔繁其類臣之論珙盖欲警夫一世以篤我　聖朝
惇倫正俗之化而泰億自甘心於背先黨邪肆然而
無所憚無怪乎怒臣詬臣至於此也如臣之愚一入

言地而被人詆斥亦已多矣今若不自量揣揚揚復

厠於論人言事之間則又未知幾箇拳踢及於身也

茲敢略暴危懇仰籲於　銅闈之下伏乞　离明諒

臣情跡之鯢𩗗亟　許褫改臣新授職名以安賤分

不勝幸甚

又拜正言辭書　庚子三月

伏以臣重㦸之餘賤疾隨劇言責之任有不容虛帶

者久矣間雖勉叅賀班粗伸情禮而顧此症狀一倍

添加火鬱而膈痞濕滯而䏶浮晝則困於咯痰夜輒

疲於失睡食飲殆廢砭藥罔效宛轉於床第之間者

盖累日矣噫如臣不佞過蒙 洪造累叨臺端豈不欲勉策駑劣以圖報效而不幸狗馬之病轉益沉淹無路自力撫躬悶嘆誠不知所以自措矣抑臣宜褫之端不專爲病勢之難强而已盖向日金東弼書語專攻銓地而其所謂停筆不書於京尹寢郞之望者卽指臣兄臣雲澤郞席時事也無論其言之如何臣兄之被斥於東弼者旣如許則今於本院請罪東弼之論臣不可冒嫌隨參也固已決矣是宜請臺自列而病情甚苦無計起動不得不封章仰暴於 銅闈之下伏乞 睿明亟賜諒察許褫臣職名以延殘喘

以安私義不勝幸甚

除正言辭疏 八月

伏以譾劣如臣猥荷 先大王拔拂之恩累塵臺垣而惟臣不肖無祿莫效涓埃之補遽罹弓劍之痛居諸屢易號慕彌深而不意諫省除 命又及此際臣於是追 先朝之洪造顧今日之新 渥其爲摧隕感激實倍他人臣何敢冒昧撕捱以仰瀆於 嚴廬之下而抑臣區區情勢有不容苟然就列者盖臣之曩忝憲職也以姜世亂堂后薦事略有論劾而仍斥主薦人任珖則珖於厥後詈辱臣不已至以詆 徽

聽誣一世等語勒加於臣臣不勝駭惋久而未已也彼世胤卽身負重累世所同棄者耳雖以其時獄案觀之其科場用奸之跡畢露靡餘營護世胤者雖家置一喙其何能自解耶夫以世胤之重累而珖乃循其私好騰諸薦剡顯有角勝公議之計如珖所爲雖謂之縱恣無忌可也臣故並加論斥竊欲使公議克行清選無玷而今珖反又極口吹噓强意伸釋或以爲按治之際卒無他端或以爲汔未甄錄莫不稱屈噫此何言也彼既自服其用情至被徒配之律則其無他端云者果可成說而且於枳塞之後苟非其黨

則孰復爲之稱屈耶其所粧撰大抵如此則向所云謾誣二字諒亦珖自道之辭耳至若近日趙泰億疏語則尤不滿一笑臣於沈珙無少憾恨彼泰億亦豈不知而惟急於護珙則輒必斥臣以逞憾陷人此正求其說而不得者臣何足較辨爲也夫爲其師食素行服在珙固是先懿而今泰億甘心黨邪則不特自背其先並與人先懿而掩諱之必欲歸臣說於孟浪其所護珙者適足以彰珙之過甚矣人心之陷溺也臣誠不欲與此等悖義者更事呶呶而惟其侵詆之言前後迭發盖如此臣何可諉以及晉而抗顏臺次

以益其僇辱哉悶蹙累日不得不畧具危懇伏乞
聖明俯諒臣情跡之臲卼亟許鐫褫臣職名以謝人
言以安私分不勝幸甚

以病辭職兼陳所懷疏

伏以臣於日昨冒陳危懇冀蒙 恩褫而及奉 聖
批開釋備至仍諭以勿辭察職臣誠感激罔措惟當
趨承之不暇而顧臣狗馬賤疾適方猝劇火鬱而膈
痞痰滯而脚攣吐瀉兼發食飲頓廢昏眩沉綴無計
起動言責重任豈容緣臣而暫曠哉伏乞 聖明諒
臣病情亟 賜褫改以幸公私不勝大願臣方乞免

不宜猥及他說而苟有所懷亦何敢自隱而已乎於
戲我　先大王盛德弘業巍巍煌煌雖在窮閻僻壤
孰不知天地之大仰日月之明哉況旣有國史焉凡
可以垂示千萬世者庶無餘憾而惟其表隧之擧闕
而不圖惜乎其無經遠之意也我　太祖太宗二陵
暨北路諸陵皆建碑表厥後寢而不復繼臣未知或
建或寢其義何據而臣嘗聞　寧陵之遷奉也先正
臣宋時烈請建表石仍請以定式而卽蒙閱允昔孔
子自篆於延陵季子之墓則墓表之制其來遠矣此
實時烈所引而爲言者其疏又論前代陵墓事而曰

生爲一國之君亦不如士大夫之墓爲後人之所識
噫以時烈之賢而其言如此豈非今日所可考據者
耶誠以臣子罔極之情自當爲無窮之計焉耳臣愚
以爲　列聖諸陵之未及有表者雖或從容講確次
第竪建而至我　先大王之陵則及此因山之期建
表而大書深刻宜如　寧陵之爲也伏願　殿下亟
詢大臣而裁處焉仍伏念君臣喪服之儀不講久矣
何幸我　先大王斷自淵衷式遵古禮此正朱子所
謂超越千古牽制之弊革去百王衰陋之風者嗚呼
甚盛擧也然而王家送終之禮未遑預講頃於倉卒

之際未免爲仍襲五禮儀之歸可勝惜哉盖五禮儀一書亦豈無倣乎古者而若其凶禮則專用開元之制泥於短喪之謬故添刪失宜詳略不一或擧其細而闕其大或繁於文而簡於情講禮之士何嘗不爲之慨然耶昔我　仁祖大喪時先正臣金集就古禮與五禮儀自初終以至練祥諸節莫不考稽分析隨劄投進而其歷論古今之同異得失者其言甚晣雖其牽於諸議未見採用而竊伏聞　孝宗大王嘗臨筵下教曰金集所定喪禮甚好其時雖未得行今爲定制使之遵行於後日可也噫　聖教之下雖未遑

奉承於當時豈可任其因循而終莫能勘正耶伏況
先大王旣命釐改喪服則其　聖意所存與　孝廟
之教盖未嘗不同所謂前聖後聖其揆一也者此也
其體　聖祖之教以終成　先大王之志者豈不在
於今日乎夫然則旣往雖未可追而以集所論者定
爲一代之制以成不刊之典則斷不可已也且今通
喪之制雖綱領旣正節目粗備而亦尙有未盡合於
朱子議者大抵朱子議則依高下居君戚之古禮自
有等殺而其昏娶一事亦以此分級定等矣今日則
自三公至百執事皆用一等例其服皆斬衰三年而

館學生雖無衰服亦以麻帶服斬則今之無論朝士儒生皆令卒哭後昏娶者果不悖於朱子議耶且令民庶之服與館學生無異則與朱子議庶人吏卒不服紅紫云者豈不亦逕庭耶況其追定節目中令館學生以下練後白衣布帶終三年者未知此欲遵古禮斬衰練後以布代絞帶之意耶抑欲略倣朱子選人旣祔除衰而皂巾白凉衫靑帶以終喪之意耶由前之說則不必館學生雖朝士宜無異同由後之說則聖人制禮惟齊衰有期年五月三月之制而斬衰則必三年而除之今期年而便令除其麻未知何所

據耶盖官職有古今之殊服色有風俗之別其摹擬斟酌之間固難保其一皆脗合而然此係郱釐之大者其何可草草講過隨聞隨改使人輕於指議眩於奉行耶臣意則宜令儒賢博考經傳及朱子諸書而取今日服制諸條與向所謂金集所論者更加討論證正無一二毫未盡而後合爲一書仍卽稟　旨刊行使後世永有所遵守則不特小大臣庶庶免臨事紛錯雖千載之遠可以知　大聖人所作爲出尋常萬萬也豈不猗歟盛哉臣自遭　天崩之禍報德無路懷痛彌切思欲自效於微誠者奚止於此而學淺識

劣僅將數語仰貢於　嚴廬之下臣尤死罪伏願

殿下諒其衷而察其言焉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批以令廟堂稟處廟堂依疏辭又令都監及該曹稟行新　陵及　崇翼兩陵先立表石

玉堂劄子 製而未果呈

伏以臣等昨伏見下政院　傳旨則以來望奠不得叅奠爲教矣臣等竊以爲頃日朔奠時旣　教以氣不平近又連進湯劑或者　聖候不特未臻於快減抑有所加於頃日而爲此　教耶不然則以我　聖上孝思之罔極其於饋奠之間必欲自盡其誠禮者顧何如而乃未能躬叅致有如不祭之歎耶且自今

距望日子尚多未寧之 候如非大段則其間自可差安似不須預爲下 教而今乃爾者是必起居之節雖加累日將攝有不得任情强行而然也果若此則其爲羣下之憂悶可勝言哉卽今 因山已迫而殷奠又届仰惟 聖念必以因疾未叅彌深哀隕則其欲速底乃瘳者此時尤切伏願 聖明姑還此傳旨先令藥院入診症候後始 降處分焉臣等待罪邇列苟有所懷不敢不陳只增惶恐取進止

因趙文命疏請削館職疏

伏以臣昨於直中聞母病猝劇投章徑出悚蹙方深

旋得見修撰趙文命之疏則極論新錄之非並舉主
錄與被選人而或責之以冒當或譏之以苟錄仍又
盛言廉耻一節以爲自己難進之端臣於此竊不勝
慚駭也如臣庸陋謬荷　洪造濫叨淸選早晚顚躓
固已自料今者僚員之疏果發而其所謂苟錄二字
旣非尋常詆斥之比則臣以錄中之人尙何可仍據
榮次以益其狼狽乎故於　天牌之下竟犯違傲不
料威罰不加　召旨繼降臣惟分義是懼不得不隨
詣　闕外而顧臣所遭決無冒出之理玆敢略暴危
懇伏乞　聖明俯賜諒察亟削臣職名仍　命選部

勿復檢擧以謝人言以靖私義不勝幸甚

在廣州辭職疏

伏以不肖小臣累辱　宸簡適於病伏先壟之日祇奉　除旨又以臣爲弘文館副修撰仍令臣斯速上來念臣之忝叨本職今至于三四耳　聖恩彌深而臣情益蹙　睿照旁燭而人言不熄臣每一聞　命且感且懼不省所圖然臣苦心危懇曾未得一徹則抑　殿下何由而盡察臣踪地也噫今之以攻斥新錄爲一大機關者久矣始則謂苟錄而猶不足則繼之曰濫充濫充濫充而又恐其言歇後則李眞儉之疏踵

起而請改削矣噂沓迭至結束漸緊如臣叅其錄者
卽此數語而已不容一刻晏然況眞儉之於臣則至
擧臣亡兄而指斥之者乎臣兄被構捏於眞儉輩者
多矣今眞儉之欲售其餘毒而仍以扼臣之路者其
爲計孰不知也其爲言亦孰不以爲無倫也而顧臣
中心所怛傷者人之指斥緣臣而又及於天倫耳今
臣情理旣如此而猶復貪戀　恩寵出而處妙簡之
地苟然爲一身榮則不特臣區區之心有所不忍也
他日拳踢之加於臣者將無所不有臣於是雖欲自
免顚躓已不可及矣惟當早避名塗以遠危機而後

庶可盡自靖之義亦可以卒 天地曲遂微物之澤公私豈不兩幸哉臣於 恩旨之下宜即趨詣京輦披瀝肝膈而不幸狗馬賤疾末由自力不得不從縣道陳章臣罪尤大矣伏乞 聖明俯垂諒察亟先罷削臣職名仍 命選部勿復檢擬以快人心以全私義不勝大願臣無任瞻望祈懇之至

入京後辭疏

伏以臣在鄉封章冀蒙 恩褫而及承 批旨乃諭以勿辭上來臣欲再籲則煩猥是懼久淹則分義未安昨始曳疾入城而症狀添劇無計起動此亦臣難

進之一端也然臣情跡跪隘方甚則今何暇以病爲
辭乎自有李眞儉之疏臣惟一味屛蹙其不欲更玷
館職者不特同朝所共諒夫以 日月之明豈不俯
燭於此而只緣臣誠淺辭拙不足以感回 天聽此
又臣之罪耳凡人之去就出處有若饑飽冷煖惟在
自審而已苟使臣有一分可出則臣何敢內矯徵心
上拒 嚴命而顧臣反覆揣量未見有轉動之路豈
臣迷滯之性猝難變改歟抑其區區私義已熟定於
方寸而然也噫玉署之職是何等極選惟其極選也
故詆斥之言輒先及焉如臣者固不宜厠跡於睢盱

之地況臣今日所遭則自異於他僚彼旣拈出臣身而仍又僇辱臣亡兄者乎臣之情理危迫有如此而猶且冒進榮塗重貽顚沛而後已則臣雖不足言其所以傷 聖代覆照之恩者當何如哉臣故不避撕捱之誅輒申肝膈之辭伏願 聖明曲加諒察亟命鐫削臣職使禁直無曠而私義粗安千萬幸甚

詣 闕外辭疏

伏以臣瀝懇而未蒙 曲諒違 召而尚遲例勘情勢日益蹙而罪戾日益深矣臣惟向闕席藁而已尚復何言然臣竊聞明主之御世也使物不枉其性又

聞朱子曰士者不失所守臣雖不肖無狀亦士之一也區區所自守者實不欲容易變改伏況我 聖明在上覆照靡餘而乃恐使一物之微壅閼而不得遂其情耶抑臣受 兩朝之恩至深矣畢義願忠即其素心然也雖使臣自屏於冗官散秩無往而非臣報答之所又何必縻之以匪分之職徒益其狼狽顛躋而後已耶臣於是又不能無憾於 天地之至仁至慈也大抵今日人言在他人則固可謂泛論也於臣則乃擧名而指斥之耳雖曰其言無倫而已悖妄而已亦雖曰不足恤不足辨而已也而臣身旣被指斥

又其僇辱加於天倫廉隅一節姑置無論獨其情理誠有所萬萬危迫寧速就逋慢之誅而不敢爲苟然冒進之計者卽此也臣於累 召之下一味偃伏今始請 闕露章臣尤萬死伏乞 聖明特垂諒察亟削臣職名仍治臣前後違傲之罪使朝綱肅而私義安臣無任兢懼懇迫之至

又請 闕辭疏

伏以臣違拒 嚴召凡幾度矣罪大而誅不加矣情苦而辭則竭矣臣惟惶懍悚惕寧欲溘然無知而又不可得矣仍念臣庸質也瑣才也從前忝竊罔非踰

濫而臣誠懦弱未能力辭至於今日所叨之職何等
清切而旣嘗黽勉膺　命是亦一宿蹈舊踐矣臣何
必輒煩撕捱自取慢褻而今不敢苟然更進者特以
臣危迫之情膠固未解⿰身危危之跡轉動無路雖甘心
於誅罰而終難變其所自畫者矣噫叅瀛選而被人
言自古何限被人言而終不得不出者亦多矣惟視
其言之輕重顧何嘗一例辭避而今臣則自異於他
人緣臣叅錄而人之僇辱乃及於旣沒之同氣　聖
恩雖不可辜也而臣何忍復厠於指斥之地以全喪
其私義而已耶臣於日夜悶蹙之中陰陽之寇從而

猝加憂厲內熏風邪外襲痰鬱而膈痞濕壅而膝浮氣逆而食飲頓廢喘促而聲音不續宛轉於床笫間者殆浹一旬而請急之單又見阻於喉院矣臣尤抑塞窮險罔知所出昨於荐　召之下終未趨承今又庚牌狎至茲僅扶曳病軀露草疾呼於　九閽之外惟願　聖明曲垂諒察亟　命削臣職而勘臣罪則不但臣私心粗安庶可使朝綱益肅而慢　君命者自有所懲畏矣臣無任兢隕祈禱之至

除校理請　闕辭疏

伏以臣於館職有　命則辭有　召則違分義隳矣

罪戾積矣臣惟惶懍悶蹙罔知所出而譴何不加
除旨又降意者 聖明或謂臣猶可以黽勉承膺而
姑且寬假之 恩寵之耶臣非敢自外於 聖造也
亦非敢爲偃蹇便身之圖也特臣所被人言異於泛
論怵傷之情久而罙深臣誠懦弱雖不能永謝榮塗
而惟此玉署之職决非臣更厠之地區區所自畫者
盖已審矣而 容光之照猶未及焉是臣誠意淺薄
未能孚格而然也尚誰咎哉抑又念臣之孤 恩瀆
職最多矣 天牌每歸於虛辱禁直輒患於久曠以
致 聖明慨歎於上大臣憂慮於下苟究其由臣實

當之臣於是又添一罪矣有臣如許而終逭誅罰斷無其理玆敢勉詣 闕外露章請譴伏乞 聖明亟削臣職名仍勘臣前後負犯使朝綱肅而具僚警焉臣無任戰兢悚懼之至

達辭

請稷山縣監沈珙削版 達辭 持平時

近來黨論誤人義理晦塞父子兄弟趨向相反傷風壞倫莫此爲甚而若此類不一而足識者之寒心盖已久矣先正臣宋時烈之歸葬水原也故參議沈壽亮往會其葬食素行服自處以門人之列而其子珙

頃年一疏右袒尹拯父子極口稱賢欲售熒惑之計拯之父子構誣先正之狀士論之所共痛嫉而爲壽亮子者乃反一意阿附挺身營救人心之陷溺胡至此哉此而置之將無以明義理而正風化請稷山縣監沈珙削去仕版

請統制使金重器罷職不叙 達

統制使金重器以妄愎之性挾濫猾之術頃任捴帥托以戎備多貸備局軍布付其私人恣意轉販累年不償至登章奏公議之駭歎久矣及授本職不顧朝禁偃然乘轎又自到任以來道內守令爲資賑民如

有請貸錢穀者則一切斬啬不與至於萊府大商洪
姓人則結爲腹心出給累千財貨殖利無筭而去處
不明且沿海松禁自有定律而重器則利於收贖一
人雖斫百株輒必計株徵錢隣族無不被害列邑爲
之騷然如此驕貪不法之人不可置諸重閫請統制
使金重器罷職不叙

請吏兵曹當該堂上從重推考 達

行副司直沈檀前後罪犯關係至重幸而漏網久漸
收叙已是 國家刑政之失而迄來銓曹間或備擬
於京尹知樞有若無故調用者然殊非所以明淑慝

嚴堤防之道請吏兵曹當該堂上並從重推考

請判敦寧崔奎瑞罷職不叙 達

辭榮歸田雖曰士夫之高致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苟非自初不出仕塗又或得罪于上或有私義之大難强而自靖自廢者則其何可一向偃然盡廢情禮也哉判敦寧府事崔奎瑞發軔科目呈身黨論華貫崇秩罔不踐歷初非得罪於上又無難强之義而猝然退去終始不動身無篤疾居在近畿 國毋升遐而終不奔臨 候班長設而一不來叅未知奎瑞所守者何義所秉者何節而人臣進退之無據

情禮之俱闕未有如奎瑞者矣然而長麽好爵苟充
枚卜彼既自處以嘉遯人亦擬之於高尚豈非可駭
之甚者乎决不可置而不論請判敦寧府事崔奎瑞
罷職不敘

因獻納李鳳翼書語避嫌　達

臣於日昨以前判敦寧府事崔奎瑞罷職不敘事論
達而即蒙　開納矣即伏見獻納李鳳翼書本則以
臣所論謂之爽誤至請收還其罷職之　令臣於此
不勝瞿然之至夫奎瑞之恬退不仕臣亦非以此爲
罪也特論其終始去就之無義耳臣常痛今之士大

夫受 國厚恩及夫位高志滿之後反生巧占便好之計壟斷於進退仕否之間君臣之義日漸衰薄而奎瑞爲之首臣故論之略示規責以警夫一世謀身之徒耳至於 國恤庭候時事則奎瑞若果入參哭儀趨詣 候班臣之所論或可爲過而今諫臣只以城外闕下等語爲其伸救之端假令一如其言豈可以此謂盡臣子之分義與情禮也哉雖然臣旣被奚誤之斥其何可一刻晏然於臺次乎請 令遞斥臣職

請京外覆逹令政院依舊規檢飭 逹 正言時

凡各司回 啓之有定限自是 祖宗朝成規也雖
以政院刑房便覽中所載者觀之上言回 啓無過
三日其他京外覆奏政院隨加檢飭毋或淹滯故當
時下情率皆上達庶績得以咸熙而近來國綱頽
舊制日弛百僚恬嬉往而益甚簿書期會亦多稽遲
識者之寒心久矣擊錚上言所以通情實閼寃鬱也
其中固多猥濫亦豈無切急哀痛者而一切束之高
閣久而不論此豈 國家教民自訟之意哉至於外
方政弊民瘼查報申聞之類亦皆慭置延拖無所可
否甚非所以綜核振勵之道自今以後無論京外大

小事件凡係覆　達處置者舊則從其先後新則定
其期日一依　祖宗朝舊規劃即論聞之意請　令
政院知委檢飭俾無如前玩愒之獘

請皇甫仁嫡孫查聞　達

皇甫仁金宗瑞子孫錄用之擧實出於愍寃恤枉之
意凡在瞻聆孰不感歎第　朝家錄後之典必先於
嫡孫者盖其不易之例也而今聞海西人皇甫慊以
仁之支派混被除職至於嫡孫則自有其人而乃反
見遺於收用果若此則不特有違於定式亦非所以
愍恤之本意請皇甫仁嫡孫　令所居本道詳查以

聞後更議錄用
請當該主薦注書罷職不叙新薦人姜世胤拔
去 達持平時
堂后之薦係是叅下清選苟有疵纇莫敢冒玷姜世
胤以科場用奸至於充軍其爲釁累誠非細故也曩
擬假官尚致臺章之劾正而今乃騰諸薦剡略無顧
忌其蔑公議護私黨之罪終不可置而不論請當該
主薦注書罷職不叙新薦人姜世胤亟 令拔去

令書

令京畿水使李鳳祥書代製

王世子若曰旌鉞制一方之命素難其人舟艦統三路之權尤重斯任故聖簡之匪偶寔僉議之攸同睠彼喬營介在大海扞衛京邑山河宛襟帶之形控引沁州臺隍作唇齒之勢連鎭列堡奚但藉總督之威御衆牧民抑亦兼撫字之責而形便盖有足恃然疆場尚多可憂羽檄囊書縱漢塞之息警風帆浪舶恐海寇之生心必待詰戎禦侮之才可收靖邊固圉之績惟卿發軔妙歲彎弧壯圖含香踐夙夜之班望傾驍弁持節按南北之閫才著籌鈐顧乃祖殉國之烈罙彰肆今日用卿之意靡替忠義一念可想家風之

淑均歷敭十年益軫　宸衷之眷注茲授卿京畿水軍節度使兼三道統禦使喬桐府使卿其體　大朝倚毗之寵追古人保障之功峙餱糧而繕甲兵克修陰雨之具遠斥候而嚴警衛必戒暮夜之呼督諸鎭則常若援桴愛衆士而俾如挾纊所貴人和之爲務毋徒天塹之是憑於戲鼓鼙興思方面有得人之喜旌旗動色卒伍倍夙長之忱須同虎豹之在山永絕鯨魚之蹴海故茲令示想宜知悉

令江華留守沈宅賢書代製

王世子若曰處畿輔而擁金湯之險捍衛式嚴任居

留而兼旌鉞之權委畀尤重肆　聖簡肅循廷議謂
卿才可紓主憂言念海防之要衝莫若江都之形便
島嶼閱陸地勢扼兩京之咽喉溟渤爲池水路湊四
方之舟艦歷累朝而規畫堞壘既完輸一國之帑財
廩庾稍積然人心或失於玩愒則天塹無賴於險要
山河不殊丙丁之禍忍說歲月已遠庚甲之謨浸疎
況比年饑癘之相仍而一隅凋瘵之轉甚西垠望哺
倉粟乏待變之需北咨驚心海舶有伺釁之漸民憂
日棘詎緩懷保之方戎政久弛宜盡綢繆之策當此
時孰任其責顧在朝無踰於卿惟卿稟資端良才識

敏達妙歲發軔藹華譽於横經頻年佩符蔚嘉績於
製錦南漢著牧御之效戒切繭絲東藩尸按廉之權
化洽棠茇處喉院而出納惟允佐銓部而甄別孔明
扶士類則追名祖激揚之風念王事而礪古人夷險
之節歷敭殆遍在內外而俱宜抱負既多有緩急則
可屬故　宸眷之益篤果廟剡之僉諧茲授卿江華
府留守兼鎮撫使卿其懋恢良圖勉副　聖意以卿
豈弟而用蘇顛連之兵民以卿周詳而用繕疎虞之
器械殫撫摩則克推投醪之惠嚴約束而常若對壘
之時惟宜盡心而經營寧患掣肘於施措於戲時事

漸就於委靡人情易狃於宴安緩帶輕裘毋徒事羊祜之暇逸投棲運甓須益效陶侃之勤勞庶竭徇國之忱以收固圉之績故玆令示想宜知悉

批答

左議政李順命三度呈辭不許 下答代製

王世子若曰濟艱藉一代之賢廟籌方急堲讒渙十行之旨 聖鑑孔昭余故再諭之諄諄卿胡三辭之邁邁屬余聽政值卿去朝夙夜懷憂詎安機務之代理朝夕納誨惟冀宰輔之協恭肆今日思想之益勤況 大朝閑釋之已悉察忠悃之懇款證以神明之

鑑臨斥危言之構誣慮在朝廷之壞亂而　聖意若
是眔至顧卿跡少無難安藹然相與之旣深曷不諒
心腹之諭綽乎內省而無疚夫安有毫髮之嫌今若
決屛退之心適足中傾軋之計抑卿以山斗之望在
國爲柱石之臣區畫事爲須卿才猷之宏達鎭安位
著倚卿器量之恢弘斯　上眷之委任旣隆而余懷
之仰成尤切雍容冑席政望輔養之功周旋昂茵益
思經濟之効荒郊滯跡固知疾病之易乘魏闕懸心
亦想憂愛之彌篤惟當鞠躬而盡瘁寧或乞身而投
閒於戲安危係於一身宜副羣情之嚮望進退適於

大義何恤人言之橫加須亟斷乎來章肅勉體於至
意所辭宜不許故玆令示想宜知悉

左議政李健命再度呈辭不允 批答 代製

遭玆大戚制甫訖於山陵輔我冲人責方殷於廊廟
卿豈忽股肱之義予又竭心腹而言此誠何時惟可
深念煢煢在疚奉嚴訓之無期慄慄懷憂恐洪緖之
或墜堂構之思雖切自愧新化之莫孚昂鉉之托旣
隆尚冀舊業之共理矧小子屬聽政於儲極而 先
朝嘗擢卿於台垣夙夜圖治予曷副代理之責朝夕
納誨卿則多夾輔之功儀刑百僚素知卿器度之方

正裁決庶務實藉卿識慮之通明嗟今日哀苦之方
深故一念倚仰之倍至伊前後謬悖之說無足介懷
當上下悲遑之餘胡遽釋負眷毗深切寧或間於誣
誣忠愛自勤想未恐於屛退所期鞠躬而盡瘁奚暇
奉身而就閒圖任舊臣予已審乎斯義追思先帝卿
豈讓於古人苟遐心之莫回國其何賴庶前烈之克
纘相亦惟終念時事之艱虞增予懷之兢惕民憂國
計有萬分難支之形世道人心無一毫可恃之勢詎
緩拯救之術宜亟挽回之謨於戲傾否濟屯旣有望
於協贊圖功卒事佇共盡於枚寧須斷引疾之章庸

慰如渴之念所辭宜不允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序

送李從事美伯邦彦使日本序

專對之責難矣哉周時列國之交聘也有能以一言折隣國而退其師旅者以其可喻以義理也及後世中國之於外夷如漢之凶奴唐之吐蕃回鶻宋之契丹西夏皆修盟悖好冠蓋相望而動輒肆其凶狡驕其桀黠不拘囚使价則必侵擾疆埸此豈非水草之性谿壑之慾難以義理喻而然歟是知專對固難矣而於蠻夷爲尤難也然則使於蠻夷者將如何而可

也必先養吾剛大之氣能藐其兵甲之强財畜之富使彼不敢萌其侮慢而其或脅之以難行加之以無禮又能怡然乎餐雪牧羝之苦而示以必死無變心則惟此可以動殊俗而尊君命也吾友李君美伯以通信從事使日本日本即蠻夷之尤狡黠者也語其强則嘗躪我地抗天兵矣語其富則金銀被於天下矣又其俗長於誇衒凡我使之去其館宇之宏麗供億之侈靡皆足以眩目而迷心故我使苟無素守則鮮不志懾氣奪恍乎其莫定惑乎其自失譬如婦孺卒隸奔走惶汗於達官貴人之前如此而尚可責以

藐其富強乎旣不能藐之則又安能示以必死乎是以恬然受慢書不能逆折其凶鋒馴致滔天之禍而使我 宗社幾墟者嘗有其人矣嗚呼尚忍言哉美伯雍容愷悌人或疑其不足於剛大而觀其行事實有天下之大勇而雖賁育莫之能奪矣向日倭相之擅國也無論其黨之盤據擁護雖貳於其黨者亦皆趑趄瑟縮而獨美伯不顧利害不恤咻怒抗議聲討爲善類倡卒使 王威不奪而國是得正此非天下之大勇而不有素養於剛大之氣則能若是乎今其往也見其兵甲之強財畜之富館宇之宏麗供億之

侈靡一皆藐之以剛大之氣無所眩迷而懾奪焉則
彼將慴伏敬憚之而曰朝鮮有人是美伯一至彼而
使 本朝有鼎呂重卽異日驅兵超海掃蕩窟穴以
雪我 陵墓萬世必報之讐者其必兆乎美伯之茲
行夫然後可謂能盡專對之責而若夫郤贈幣以爲
廉工詞翰以爲才在美伯特其餘事尙何足道哉願
美伯勉其大者焉

送洪良臣錫輔觀察湖南序

觀察使操一路風化之權淑人心正士習卽其責之
大者如財賦甲兵之政何莫非其任而要之皆餘事

在他路未必然而以湖南則盖非今日之先務也湖南實人材之區而文獻之藪 國家所恃以爲根本者殆以此歟粤自 國初以來名賢碩儒接武於斯故其俗皆右文尚義蔚然有君子之餘風而逮我尤菴宋先生爲奸凶所誣謫于躭羅終焉受後命於湖邑則凡湖之士親炙其光輝者固無論已雖窮閻僻里素不識先生面者莫不慕其德仰其風悲其禍之憯相與俎豆享於楚山竹樹之間而其徘徊彷像咨嗟激昂之者不啻若陪先生之杖屨矣夫如是則人心之淑士習之正可以想其大較而不幸有背先生

者介在湖之界其勢位隆爀黨羽熾張則乃誑惑而誘脅之間有按於湖者亦輒承其指使肆其籠絡驅致邪議騰而異言歷朋比締構反覆沉痼至於曩日升運等而餘波益浸淫矣噫 國家根本之地汩亂如此有識者豈不懔然寒心乎哉吾友洪良臣自其先代慕悅先生之德倍於人今又受 王命操風化之權而所謂淑人心正士習之責良臣有不得辭者矣方今 聖斷斯赫處分克正先生之道大伸於世無論湖之南凡人心士習之一於善可翹足而待而抑其導揚 王化勑厲一方即如吾良臣者之職也

苟能推廣　睿旨扶樹正道鼓舞之闡明之使湖之
人心士習翕然丕變無復有鬼蜮之或間而仍以洋
洋焉動于于焉來卒贊我　聖王文明之理則良臣
培固根本之功於是大矣又安用財賦甲兵之爲而
規規於餘事耶良臣曾以御史莅是邦其涇渭於本
末者已熟矣於今行必犂然有契於吾言也已

送黃聖在璿使日本序

國家壬辰之難慘矣即無論八路魚肉　鑾輿播越
祖宗陵寢之讐尚忍言哉丁丑之難雖有城下之辱
視壬辰殆有間焉然今之士大夫之能言復雪之義

者輒言丁丑而不言壬辰者何哉豈尊周攘夷有大於　祖宗陵寢之讐耶是未可知也夫人情久則易忘近則易記然則今之能言丁丑者亦久則忘之而已耶然由丁丑殆今百年士大夫之言丁丑者逾久而不衰未聞壬辰以後則乃如此也豈今之人賢於古之人耶是其故有可推而知者矣　宣廟之後光海繼之則內亂作而復雪之義泯然遂絶於世　仁廟之後　孝廟繼之則內治成而復雪之義煥然大明於世而先正又承之則殆今百年逾久而不衰者此也儒者之功又曷可少哉然苟能實復雪之義則

壬辰與丁丑亦必有先後之可辨者矣然源氏滅平
氏而代之固不宜讐之如平氏抑互市相交玉帛相
將豈非國之耻乎而況倭夷狡詐不可信又安知他
日不作蛇豕之亂如壬辰也然則凡爲使於倭夷者
毋忘前讐毋忽後難行之以蠻貊可行之道觀之以
管子八觀之術熠其心究其情毋徒眩於綵舟金轝
之侈可也黄君聖在以副使行聖在芝川公後孫也
芝川公父子當壬辰之難爲倭所拘縶幾不免倭於
聖在兼有家國之讐聖在又嘗深慕先正之義者也
遂書此而贈之以爲别

三湖遺稿序

余從弟景雍以戊戌十一月歿于麻浦僑舍屬余叅魁泮試未暇問其病及其華而忭出則已復矣嗚呼疾病死生之訣止於此耶余無以洩其恨則乃搜其篋而得所謂享千金者一冊歸而攺書之仍題曰三湖遺稿以僑舍時自號也旣又泣而言曰是奚足以傳於世哉景雍其志高其學博其才敏而妙其爲文精而雅不幸身早歿其精神言語之留落者止於此則是足以傳於世哉雖然卽其文而其大較固可論也景雍狀我叔父公行誼而其孝思藹然發於辭誄

我伯仲氏北軒惕齋二公而其忠義激烈慷慨讀之使人興起景雍之文雖少亦何恨焉昔朱夫子取邢居實秋風三疊而編於楚辭誠不以其少也使如朱夫子者在於今世則於景雍又當何如也雖然我仲父竹泉公嘗稱景雍才不已北軒公則曰谿谷文脉及於景雍盖以雍爲谿谷外裔也夫二公鑑識高一世鮮或苟許人而其稱道之者如此景雍之得於二公豈無以也悲夫是足以傳於世也歟抑余重有所深悲者記昔我諸父兄弟處堊室饋奠之暇以教誨子姪爲事時景雍與從弟士從方七八歲余則纔十

歲耳相與並肩接膝誦詩書琅然間或游戲敖盪日以爲常不數年而已已禍作諸父竄絕島後六年而闔門始團聚吾三人者又相與磨礲文詞爲公車業又十餘年而諸父相繼捐世又不數年而景雍歿歿未祥而士從又歿嗚呼三十餘年之間悲歡哀樂感嗟痛恨之端不暇一二而吾三人者未甞不相周旋今焉失其二而余獨留於世則鬓髮亦已種種矣回顧疇昔捫涕而叙其懷如右世之讀景雍之稿者其有不慁欷於余言乎噫

記

瘞忽兒記

兒生以乙酉七月歿於丙戌九月距其生僅一期而餘兒之父光山金民澤母青松沈氏兒生而父方持憂服不能以時顧復兒遽病歿雖兒有命焉而父母之悲曷可已哉父凡有三男兒即其季而與其仲孿而生故名以忽孫盖取比乎周八士之仲忽也兒固羸弱善病惟其姿貌頗異則宜不遽夭閼而今焉止此豈父釁殃未艾乃延及於兒耶瘞之於城東石串村兒其永安于斯無或遭狐兎之患而已而父母之悲曷可已哉

瘗突兒記

三歲兒突孫以丁亥四月遘毒疹而殁其父光山金民澤與其母青松沈氏泣而送瘗于其弟忽孫之瘗之傍而曰噫汝突孫汝與汝弟忽孥以生其生也若將不偶然而汝弟旣逝汝又隨之汝豈以兄弟之樂而捨其父母之愛耶汝性慧悟已知父母之不可離則汝何忍捨父母抑藥之無良而命之不延耶汝生而秀麗人謂是兒與其弟必立揚而顯父母今以其不偶然者而天關相屬則其歿也亦不偶然耶噫其不偶然也歟

雜著

烈婦尚娘傳

烈婦尚娘善山良家女也幼而貞莊端潔不與人遊戲事後母以孝母雖待娘甚薄娘輒婉柔以承之及長而嫁其夫性悖戾視娘如仇讐歐辱無不至娘之舅姑不惟不能止之又疾惡娘如其子刼娘歸家其父欲改嫁令其弟微挑之娘乃峻辭以卻之復歸于舅姑舅亦曰汝夫終無見汝理且汝年少汝何不他適娘泣而對曰是何言也雖夫年少無所識待我至於此此身已許人吾寧死而不願聞此言也尚娘怨

其夫之無良也父母舅姑之不我愛也阨困寃鬱常不欲生而隱忍以處者冀夫之一顧父母舅姑之憐之也而夫不改其惡父母舅姑從而欲奪其志尚娘雖不欲死復何爲哉於是娘欲投江而死獨身至砥柱碑下砥柱碑者高麗忠臣吉先生之碑也時有一女子方薪於江上娘泣謂女子曰我之遇汝天也我有至痛我將畢辭而死我乃某里某之婦我名某我年二十也十七而嫁我之夫稚騃無所識待我如仇讐至擢髮毀面我父母舅姑又欲奪我志我不死奚待焉我死而死若不明於人父母舅姑必疑我脫身

遠適豈不寃乎今日之遇汝實天也且雖遇汝汝非女子我不可與語年長則必挽我死而汝幼性頗慧居又隣我家足以傳我言於父母舅姑斯又豈非天乎因解其髢脫其裳與鞋遺其女曰以此遺我父母舅姑以明我死父母舅姑憐而求我尸我當泗而出以見我寃狀我爲汝歌一闋汝毋忘也他日至江而歌之我當有知也嗟呼一死固已決見水猶有怖心可憐也遂取衫蒙其面而溺死女子遂歸而傳之甚詳娘之父母舅姑往求娘屍果如娘言於是觀察使聞而義之聞于朝　上命旌其閭娘姓朴氏云

論曰古者女教備矣有師傅保姆之戒詩書圖史之訓至於珩佩巾帨靡不有禮是以蹈義守節者多出於貴人鉅族及觀東國州郡誌往往遐裔僻壤投厓赴河奇巍卓絕之行接跡也貴人鉅族反鮮覯焉余竊異之嗚呼娘亦窮閻賤婦耳能修身潔行從容就死如此若娘者豈非得於天者耶噫豈盡由師傅詩書之教也哉

成將軍佑吉傳

成將軍佑吉字自受昌寧人也其遠祖曰汝完贊

太祖開國封昌城府院君將軍以武舉嘗爲宣傳官

宣祖壬辰島夷大入寇巡邊使申砬禦于忠州 上
命將軍察砬勝敗將軍還奏砬戰死狀甚悉朝廷謂
惑亂衆心欲罪之已而砬敗報至乃已時 大駕西
幸將渡江愬 天朝令曰凡我將士有獨子無兄弟
者皆歸養親將軍泣而辭曰 主上播越臣死職耳
然老母存亡未可知不命而歸誠不忠命而不歸亦
非孝也後路遇賊力戰斬首六級 上聞之擢爲訓
鍊院副正亂已用宰臣薦授工曹正郞遷義州判官
將軍有奇氣力又絕人性倨傲非其義不屈於人嘗
以事謁當路家閽者方設碁不應將軍叱曰爾何敢

坐而碁碁者睨而笑曰我見武人多矣未有如君者將軍彎弓向碁者中其髀而還碁者訴其主主怒曰是必成佑吉也後將軍用善射將陞資當路者果泥之李相國恒福時提擧訓局事置將軍麾下令從大將獵於樓院　宣祖令中官出視歸曰大將方獵有獐橫截軍中諸將士但叫噪獨成佑吉躍馬逐獐斷其脚又巨豕奮首下山勢疾不可犯佑吉立射殺之
上壯之命超資仍畫其事揭卧內一世榮之歷五衛內禁將遷訓戎僉使時豆滿江北有伊項羽魚阿鬼小籠鬼金白梁孛可兎等諸胡種皆擁衆數千以刼

掠爲事羽魚最近我疆侵擾尤不已　上移將軍爲
北虞候以討之錫賚甚厚銀冑寶劒紫金甲將軍就
節度使議討節度使曰毋妄動將軍曰賊害我生靈
豈可坐視願得當一隊鏖戰使賊服我國威靈遂以
三百騎赴賊賊鼓譟而前將軍還保壁壘賊挑戰不
利而歸將軍襲其後大破射賊酋墜地縛至軍中令
曰爾罔畏天侵我疆虐我民降我則生不者且戮之
賊酋叩頭曰如令將軍親解縛飲食而遣之阿小二
賊皆聞風來降孛可兎怒阿小内附發兵擒之以女
妻阿小約合兵攻我使阿小來曰孛可兎將犯貴境

我前受貴國恩不敢不告節度使聞于朝　上命率
南北道諸軍擊之節度使遂指日出兵將軍曰阿小
何可信兵家忌盛暑行軍孛胡素號知兵必不發節
度使怒曰大軍已集豎子欲沮衆耶六月遂發兵自
稱大將以將軍領前軍直抵阿小洞口阿小率衆迎
曰願効微勞酬貴國恩節度使使編隊伍將軍持不
可阿小謂節度使曰孛胡洞中多險阻南有一路稍
平坦前軍先入洞孛胡必南走我陣其南迎擊之必
勝矣節度使然之促將軍進兵毋暫止將軍曰是爲
孛胡外應也公墮賊謀始令編隊伍調我虛實今又

陣洞口助其聲勢我不敗何待焉節度使艴然曰大將令而敢逗撓不進耶於是將軍重違節制馳入洞洞中無人方旋兵以出忽有伏起於後阿小蔽其前將軍太息曰男兒死耳然坐而待縛非勇也力戰跳盪斬賊酋懸於馬翻身出洞孛可兎與阿小合兵迫逐將軍度兵少不可當乃立馬嶺上按劒而坐以疑之賊不敢近先是節度使使將軍前而自屯嶺下以待賊賊捨將軍移擊節度使節度僅得脫見將軍泣曰微君我其死將軍曰公急還營小將見士卒盡亡何忍獨生願復入賊穴令麾下曰竢我上馬連放砲

助我勢舞劒直前亂斫賊忽中創血流被面馬陷泥則踊身登原甫山擁將軍拔劒鄕賊賊四散甫山者將軍蒼頭奴也壬辰之亂獨身至行在見將軍後未嘗離側　上亦知其名於是將軍裂旗裹創抵賊洞復殊死戰孛胡懼不敢出諸賊亦望風潰江北始晏然　上聞之以節度使債事命查問將軍對曰使阿小弄奸節度使雖有罪徑入賊穴敗沒我師抑臣之罪也　上赦節度使死下書褒將軍授吉州牧使後歷忠清全羅平安兵使統制使至訓鍊捕盜大將將軍嘗夜被酒步月登城如飛時老矣觀者異之　仁

祖初輦下有變人有讐將軍者誣將軍知情遂逮鞫殞於獄中人皆嗟悼之李延平貴知其無罪爲伸寃上特命復官逮丙子虜難　上御南漢城樓望見賊勢甚盛歎曰使成佑吉在吾豈憂哉僉使時尚將軍後也爲余道將軍事如此云

論曰嗟乎使將軍值壬辰之亂膺閫鉞之寄周旋於當時諸公之列則其功謀可勝道哉而乃處一障之間與區區小醜以相決勝惜乎其不遇時也雖然將軍之勇武才略亦略可見矣況我　二聖褒諭之者如此此誠知將軍矣其不遇又何足歎也

尚瑞院藏 皇明符驗識

嗚呼此我 皇明符驗如我國所謂馬牌者也臣拜手奉玩則其樣類小軸子廣纔三尺許而長則半之以黃絲織成而四圍畫五綵雲龍圍內上端書 皇帝聖旨公差人員經過驛分持此符驗方許應付馬匹如無此符驗擅便給驛各驛官吏不行執法徇情應付者各治以重罪宜令準此凡幾字其下畫馬一匹或二匹皆色赤青鞍而走又其下書以紀元年月日着 御寶其篆曰制誥之寶又其下着小寶半隻而書與畫皆織繡以成者盖 洪武時四度 萬曆

時二度合六度聞院吏所傳則我使之朝　天也入
中國境則自　皇朝給驛來往故須此驗仍留在我
國云其言似或然而猶有未詳者矣噫　皇朝之遺
章舊典變壞無餘矣而此驗乃獨留傳于東土則斯
亦奇矣其所以覽物而興思者奚異於曲阜之履哉
臣嘗聞　皇朝所賜蟒龍袍尚藏在禁內又於頃年
相臣以槐院舊咨中有　皇朝所頒國寶印跡請模
出而鑄之與蟒袍共藏仍仰勉其復雪之義而顧此
驗獨埋沒於院壁塵蠹之間承宣雖嘗請造櫃以藏
而惜乎其不能如相臣之請之也臣不勝感慨姑書

此用寓匪風下泉之懷云爾　崇禎甲申後七十四年十一月日朝鮮陪臣尚瑞院副直長金民澤拜手謹識

兒子婚書

累世種德仰蟬聯之舊家二姓合歡修鹿皮之常典茲遵嘉命肅締良緣伏承令愛少娘子彤管之譽已孚婉惠其性自惟僕之子善材白圭之訓未講朴陋無文敢云材品之相當猥蒙采擇之終定女有家男有室既遂父母之心媒曰吉卜曰祥庶衍門闌之慶其爲欣祝罔盡輸傾

竹軒集卷之二